保晚齋集

序記

卷四

[illegible]晚齋集卷第七目

序

送冬至書狀官李校[illegible]徽中之燕序

菊花詩序

新法渾天圖序

宣賜御書序

慶壽宴賀圖序

聯句詩序

賜家弟令善御書序

兩[illegible]詩序

保晚齋集卷第七目

序

送冬至書狀官李汝愼徽中之燕序
菊花詩序
新法渾天圖序
宣賜御書序
景福宮慶賀圖序
合灘聯句詩序
宣賜家弟命善御書序
喜雨應製詩序

尊賢閣喜雨詩序
奇奇篇序
易先天學序
尚書逸旨序
本史序
管子解序
綱目新編序
易學啓蒙集箋後敘
重鐫四書輯釋序
至日箴序

廣橘詩序
利川徐氏族譜序
重鐫大丘徐氏世譜序
御定宋史筌後敘
方言類釋序
詩史八箋序
奎院會講圖屛序
北學議序
內閣學士題名記序
耆社慶會曆序

保晚齋集卷第七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序

送冬至書狀官李汝愼徽中之燕序

國家爲皮幣之役百有餘年慶有使慰有使皆特惟冬至歲一使明年春還以受朔賀正也使有正副又置書狀官兼行臺以糾一行之不如法者正副惟體重爾權在乎書狀官故象胥鞮鞻隷卒之屬憚書狀官甚於正副焉上之三十六年李徽中汝愼以冬至書狀官兼司憲府持平承命以行將略鴨水踰薊

門觀中國之故城郭宮闕以歸汝愼余之姊兄也於其行序而爲之詩曰

策策寒吹勁悠悠征旆翻客子路三千遥指薊之門
此行吾經歷爲君請具言勿謂一介馳知有百責存
徒御是赤子正副是仲昆誠當式相好寧使有煩寃
試看羣飛禽嚶嚶春煦暄象胥迎末利入柄已狂奔
縱之如狼虎急則爲猱猿調擾貴得中小過在所原
忠信仗蠻貊先我一行敦然後事詗察爲問治昭昏
悲歌燕市暮誰哉主乾坤數已窮百六運當改一元
磨我淸明鑑照彼得失根歸歟奏丹墀管籥固邊垣

暇時縱遊覽動止須自尊一不愼出入釁尤河決源
專對誦三百吾師會有論使予奚取詩詩教在柔溫

菊花詩序

梅詠於詩載於書而屈子之騷陶令之詩不一及焉
菊於詩書無少概見而二子若不能一日無菊何也
或者以爲梅花之君子也君子時其進退菊花之隱
逸也隱逸一於退遯詩書道中正故取花之君子二
子甘寂寞故取花之隱逸各因其性之近也而又有
難之者曰屈子始爲楚懷王所倚任中遭斥逐怨而
作離騷屈子之非隱逸明矣陶淵明爲彭澤令見劉

裕用事托於折腰小兒解印歸柴桑亦非以隱逸自命者則或者之說於是窮矣要之君子常有隱逸之志隱逸常有君子之操君子隱逸非有二也以隱逸之志而出乎朝廷則爵祿無所眷以君子之操而處乎山野則貧窮無所撓故好梅者未始不愛菊愛菊者未始不好梅特隨其所值寄其興趣而所取者似若有不同未可以發之篇章者斷其素性之必然也余與朴仲涵爲菊花詩累篇蔡景洪以余與仲涵非隱逸也而疑其所好之不倫故余道其所以然者以觧嘲焉時方冬冱龕梅將綻余欲與仲涵爲梅花詩

畧篇以繫菊花詩之後景洪毋以余有愧於君子而哂之也

新法渾天圖序

圖起於象象明則圖明矣圖凡有二象亦有二堯典之曆象卽渾天象也而以天度中闊南北狹一惟圓鍾故圓鍾其形寫日月星辰於表從外頫視此後世渾天圖所由起也周髀經之笠以寫天卽蓋天象也而以日月星辰在天之裏人中處仰之若從外頫視則左者右右者左非復本然之體故倚蓋其形截去冬至日道之南容人自下窺視此後世蓋天圖所由

起也二者雖同出於古然以象測天則渾天蓋天一也而以圖擬天則蓋天之不如渾天遠甚何則象可使南北均狹而圖不能然近北之星固如其度近南之星狹者反闊無以得其眞度而我國雲觀所傳之圖卽蓋天圖也余是之病欲參互二象折衷爲圖者久矣文生光道精於曆數從吾兒浩修遊聞余言樂願相其事遂就黃赤二道各分南北使二極皆位於中而不失其表裏之正又益以日月五星爲圖凡七俱著測候槩略于旁蓋不待範銅鑄鐵亦一儀象於緗上也旣成名曰新法渾天圖方今 聖治煥巍駸

騤乎百度之貞安知此圖不爲雲觀之所取則也乎

宣賜御書序

上之三十八年冬十二月 上御慶熙宮之思賢閤
吏曹叅議臣徐命膺侍焉前任海西事也先是以
聖壽且七旬尚衣院製獻鳩杖而 上親爲銘羣臣
和者七十餘人是日弘文館校理金魯鎭上疏進三
銘 上報曰思先卿之未盡輔七旬之老君顧臣命
膺曰先卿而在也年當幾何臣對曰七十五矣 上
愀然良久命紙筆親書三十字賜之其曰答儒臣之
語即思先以下十二言也臣俯仰今昔感涕而祗拜

受焉嗚呼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臣嘗讀此以爲作人何與於壽考乃今知其言之信然也方聖上初登大寶先臣實始立朝周流歷試以外以內二十年間遍長六卿當是時邦內無事庶政修舉夫豈有未盡者哉然先臣年未至於下壽位不滿於三事則登崇俊良乃所惡而未盡也董正百僚乃所欲而未盡也振刷綱紀乃所期而未盡也蓋非謨有所不契道有所不合顧其勢然爾今先臣不在於朝其所未盡乃是爲先臣後者之責而有不得以愚陋辭之况昭回 宸章丁寧反復幾與三代帝王望其臣

者一無間也乎雖然如臣者無能爲役於先臣其於
聖朝作人之化固不足與議而乃若在廷諸臣父前
子後相繼位著各效其嗣業之願者公卿大夫而半
之此無他焉勉勉我 王自求多福 寶籌壽靈長享
有期耋其於臣鄰使爲父者始其子之事爲子者終
其父之事如春生秋成著見於地皆由上天一元之
運爲之宰也臣於是知詩人之言深有味焉而作人
之道果非壽考不能也退而爲帖謹敍顚末以遺後
之爲子孫者使知臣遭逢之盛如此且以爲臣之自
勉云

景福宮慶賀圖序

唐有九老會之圖宋有耆英會之圖夫人臣謝事樂有高年子弟慶於家鄉人慶於野此一介之樂何足爲世輕重哉然千載之下摸寫其事危冠皤髮至今照人耳目一展卷而知其爲當世之嘉祥況以崇高之位撫頤期之壽舊闕受賀羣英濟濟會弁映而雜佩鏘也乎此慶賀圖之所以作也我 聖上三十有九年 寶籌登于七旬羣臣請尊號不許請進宴又不許於是三公六卿百執事以及庶民咸以爲撝謙之德 上所固有獨不曰衆情之不得伸也乎乃癸

未元朝 上謁 太室原廟歷者社然後御景福宮
之勤政殿舊址受羣臣慶賀夜四鼓旋蹕是日臣之
歸鄉者畢集民之在遠者亦至或終日傴僂或終日
植立非彊有力者未必不至於倦怠而猶曰一日之
禮於心不能忘也諸府庶司爲圖于屏者以十數獨
天官之圖凡其城郭街巷羽葆旌幢之屬部曲行伍
之列行者馳者販者負戴者無不該載而謹著之臣
試披圖而觀則金湯天府百雉八門我 太祖之經
營創業也閭井市陌五達七軌我 肅考之撫綏守
成也 太祖享七旬之壽故肇基王迹若此其宏偉

肅考履四紀之祚故賁飾太平若此其殷盛式至我殿下以 太祖之壽承 肅考之祚在周則太王王季之後繼之以文王也在殷則成湯太戊之後繼之以高宗也天之眷顧有邦必降一聖人以開始之又降一聖人以經理之然後復得聰明睿智之君與其壽與其祚以盡其會通之烈者歷攷熙代如出一轍嗚呼謂天不有命可乎故觀岐豐之圖周之所以爲周可知也觀亳耿之圖殷之所以爲殷可知也即夫慶賀之圖而見其黼座顒仰左几右杖所御之殿寔太祖之舊殿所臨之臣又 肅考之舊臣庭燎晰晰

龍旂煌煌蔥珩趨蹌者黃髮台背太半而是則知天之金聲玉振集大成於 殿下者於是乎在矣豈可以龍門洛社一時勝事而班之哉是宜與版章輿圖偕藏太史以備後人之考論云爾

合灘聯句詩序

踰茂山嶺而北是爲六鎭之地其次玄枵其星箕尾渤海爲其腋白山臨其頂霜露之降不以其時五穀弗具惟痲枲宜土故民挾布縷舟而南貿遷有無以爲生是以國家視若外服非甚有罪者編配不及於此乃癸未秋七月洪樂命士順以弘文館校理謫會

寧鄭恒齡玄老以司諫院司諫謫鍾城李獻慶夢瑞以司憲府執義謫慶源鄭述祚孝善以司諫院獻納謫穩城而余又以吏曹叅議隨其後於鍾城矣五人之中惟余愚鈍無所長其疎棄於明時固也餘四人者通經博古治文辭赫赫有聲求之朝廷尠有其右以朝廷之尠有右者而各以罪黜一朝聚集於荒裔之地謂非有數不可也五人者詩相和文相評疑義相辨質簡札往來幾無虛日乃八月二十四日鴈已南菊有華天氣昭朗若嶺之內余與洪士順鄭玄老會于鍾會之間合灘之邨論道德之精英談文章之

得失上下千古如遇朝暮至邨雞咿喔猶不肯寐於是相與歔欷握手愧釁尤之在身歎會合之前定嘉習坎之中有亨之道焉爲之聯句以志其始爲之識跋以紀其後而復屬余爲合灘聯句詩序

宣賜家弟命善 御書序

宋仁宗親書日新厥德以賜張士遜而爲臣者莫不勸於善孝宗親書明良慶會以賜史浩而爲將者莫不勸於勞蓋聖人字畫乃其心法之形而渾涵造化輝暎日星如圖之出河書之出洛一見於世其開人志感人心自有不期然而然而非獨受之者之所得

私也 上之三十有九年癸未家弟命善射策增廣
試爲乙科第六人唱名翌日詣闕謝恩 上親書思
爾父祖一公事予八言以賜之將退 上呼語之曰
祖則爾外祖忠憲公也於是命善懷而歸示其兄命
膺及其內兄李溵三人者相與感泣期無負於一公
之道焉嗚呼方 聖上即阼之初我外祖忠憲公實
居台輔而我先考文敏公左右之當是時朝著之間
胥立門戶好惡殊趣言議異塗而二公一以公平裁
之言人材則不係彼此之別論是非則不泥人我之
分雖羣疑交積而守正不撓屹然如砥柱之中立易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我 聖上卄載臨御履大公之道行至公之政者二公之力居多而至今不忘於聖心故今命善之登科也親灑 宸翰表章一公眷眷然深有望焉如此亦希矣哉况命善爲兒時纔免文敏公之懷就學于忠憲公忠憲公亟稱之曰他日爲國家典文衡者必此兒也是則命善于忠憲公非惟宅相有師之道焉家法也師範也 君命也爲命善者可不知所勉哉雖然豈特命善之所勉而已郎命膺與溵凡爲二公之子若孫者皆可勉也又豈特命膺與溵之所勉而已此理根於人人之心吾知命

善懷　雲章下殿陛自夫三公六卿以至百執事其必屬目傾耳相與勉以一公如宋仁之臣勸於日新厥德宋孝之臣勸於明良慶會而不徒已也然則惟此尺紙八言其將書於洛圖於河日星造化於天而不可為一人之私有一家之私寶謹敢粧潢為帖又序其後以與薦紳大夫共之

喜雨應製詩序

周道昌而甘雨之詩作衛業盛而靈雨之詩成夫蕭膋騂牡以介景福乃曾孫之篤孝桑田夙駕以勸民功又哲辟之盛節彼一時霈澤何與於德政而至今

誦其詩想其事天人感應之機赫赫然如在目前甚矣休徵之關治化而歌詩之善揄揚乎此喜雨應製之詩不可以不之傳也我 聖上四十一年乙酉自春徂夏雨不能澤麥之苗者將萎秧之抽者未茁千耦荷鉏望望然惜雨久矣乃四月乙卯 上親行禴祀于 太室禮備樂和將以至誠工告成祝告報於是有風自南客雲四起越二日丁巳雨雨一晝夜乃止畝澮溝洫皆滿向之將萎者勃然未茁者油然農謳饁謠相聞於四郊 上曰神賜也敢遑處乎卽引籌司諸臣之入對者命駕適于野招農夫問田功披

簑戴篛咸在輦前　上親命韻籌司諸臣使各賦五七言近體既成諸僚相與謀所以壽其傳者而俾臣命膺序之臣以爲詩之有應製始自初唐盛于皇明特不過陪侍之樂讌遊之歡而已然且鋟梓流傳垂之百代想君臣之遭遇驗時世之泰平殆與喜起卿雲上下一轍況此篇以其因祀感雨則南山甫田之餘意也以其得雨省農則定之方中之逸響也夫以三詩之各主一事聖人猶且存之風雅以見周衛之所以興況今一舉而三善有之也乎宜其付諸剞劂藏在太史以播之於詠歌使於休盛烈垂耀令與後

而知有國之重莫先於祀治民之本莫大於農也雖然不有以言之又孰知其然哉此諸僚所以屬臣臣所以不辭而爲之文也

尊賢閣喜雨詩序

世常說天王家文章匪其事然喜起之詩大風之歌秋雨之篇遇境寄興流播千古雖一生學習聲律者茫然自以爲不可及何也匪其事者謂其不專心致志如操觚者之爲耳乃若天分之高本原之澄而發爲言語自然中律則是日星河漢于天而天不能不文章也流峙草木于地而地不能不文章也嗚呼其

亦可以已乎知其不可以已也　上之四十有四年戊子仲夏　春宮邸下講詩經於尊賢閣侍講院兼弼善臣徐浩修兼司書臣金基大侍焉遠而天命之微近而人事之宜精而儀象之制粗而字音之叶莫不發難研究亹亹不倦時久無雨忽有聲颯爽於林端滴瀝於簷角須臾沛然川渠溝瀆皆滿　邸下色喜及二人者退書下近體喜雨詩二篇于二人者令各和進二人者各賦二篇獻之而浩修懷簡歸家示其父命膺命膺俯而讀仰而歎曰美哉詩也渢渢乎灝灝乎聲中韶濩律中鍾呂摸寫　天顏之有喜則

以　聖心爲心而如其孝也揚厲八方之占豊則以
衆樂爲樂而如其仁也夫仁孝夙彰固　邸下之所
有而未聞以聲律爲工乃今臻其妙如此信乎流峙
草木于地而地不能不文章也日星河漢于天而天
不能不文章也况講討之暇樂與宮僚相酬磬笙和
而宮商宣則是又虞庭喜起之餘意豈可與大風之
作秋雨之詠徒歌咢唱者班之哉遂藏弆尊閣俾後
人知　溫文之天錫而爲尊賢閤喜雨詩序

奇奇篇序

事有不期然而然與巧相湊合者皆奇也昔歲丙戌

余以副提學不赴召來謫甲山時當六月如導之以登白頭之山一奇也前乎余而登白頭者皆遇雷雨風雹神懾魄褫不敢褻玩而比余之登則天日昭朗遠邇山川一舉目盡之二奇也訪古今察沿革知白頭當祀而不祀揣摩感慨爲之躅躇三奇也歸與原任大宗伯相遇於禁中說此亹亹歎知見之相符期後日之奏白四奇也原任大宗伯旋秉鼎軸慨然建白移鼻白之祀祀之於白頭五奇也當設施未幾余又以屢乞致仕黜補甲山迎神牌而題之備床卓而祀之六奇也有是六奇則宜其奇終始其奇然余見

閣而不壇既失之禮坪而不峙未必其基爲上一疏請移基築壇欲其奇之益奇而値余內移疏不得徹其事遂不能盡奇何哉無乃奇純乎奇造物之所深忌而不奇其一以裁損於六奇歟六奇之奇以余之私而爲奇也一不奇之不奇以邦禮之重而爲不奇也嗚呼此余所以俯仰較絜於奇不奇之間不能自已者也雖然余聞人智常蔽於近天道常要於久今之所謂不奇者後未必不純乎奇何以知之以事有不期然而然也不期然而然者奇中之奇也遂以奇奇名祀典之始末以徵諸異日而爲奇奇篇序

易先天學序

伏羲之易謂之先天文王之易謂之後天誰謂之邵子謂之也非邵子之謂之也吾夫子云爾矣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此非吾夫子之贊乾之九五者乎然先天可以度天地可以節日月可以裁四時又非獨鬼神之告吉凶而已故終又歸重先天曰天且不違況于鬼神乎明其有大於後天也先天後天夫子名之歟非夫子名之也文王名之而夫子稱之也何以知之推其作易之義而知之

也先天對待也後天反對也對待者必其在天者也反對者必其在地者也天行左旋而日月五星右旋非在天之對待乎晝夜以南北而相反時刻以東西而相反非在地之反對乎對待天之所本有故體也反對必因地而有之故用也是以先天立象皆以對待而橫圖以左右對待圓圖以周旋對待方圖以表裏對待變化推移密合造化之運而其于學也以簡易立其心法成位于中者是亦體而已矣後天立象皆以反對而以其分篇則惟曰反對以其序卦則惟曰反對以其列位則惟曰反對以其取象則惟曰反

對變動推遷括人事之用而其于學也千塗萬轍或險或夷皆欲一心之應之得中得正者是亦用而已矣盖文王以先天乃造化之始其於人事難以收用故復作後天之易而俯仰上下見造化反對莫非入用之位故就先天而反對之遂爲今之周易然後以先天體立天地之先後天用起天地之後故先天曰先天後天曰後天歷代相傳以至於夫子表章而發揮之嗚呼希矣夫子既得先天後天之學集其大成又著其理於繫辭以詔後之爲其學者及夫子歿後天之學傳于商瞿橋庇馯臂周醜以及田何盛行於

世而先天之學則不立文字只有四圖流傳方外家
千五百年之後康節先生邵雍堯夫得之於希夷先
生陳摶圖南蓋其旨訣主乎意言象數究陰陽之消
長以卒歸於心法乃理義之淵藪問學之本原也當
時二程先生亦嘗亟稱之其後晦菴先生又著啓蒙
理其遺緖於是諸儒代述各有發明然駸駸乎文義
之纒繞而象數之隱微矣命膺自夫蚤歲卽嘗硏求
師承無所見聞甚固又恨生晩不能執贄於先進之
門徒抱四圖反復累載及夫年踰知命自度其終不
得明師而就質之則記其所疑以俟後之君子是亦

公天下之道故敢述先天學一書則圖四篇象四象也立卦八篇象八卦也傳學三篇象六位之三才也經旣正矣又以考言明象極數會意爲之緯而遂終之以心法之中天道之中則造化人心皆從中起也非敢曰得先天之藩籬誠以爲後有知先天者尚得因此正其差謬則區區之見庶不歸於迷誤而亦安知先天之學不由此益明也歟

尚書逸旨序

尚書逸旨所以記尚書之逸旨也逸旨與逸篇不同逸篇者有其名而無其文如書序所載九十篇其三

十二篇逸于秦火即汨作九共稾飫帝告之類是已凡此漢初諸儒已有無徵之歎況今累千年之後雖欲考其句語何可得也逸旨者有其文而無其法今所存五十八篇其二典禹謨三篇則朱子傳其旨皐陶謨以下五十五篇之旨又有朱子門人蔡氏之傳夫朱門經旨乃孟子以後所未有者豈有所謂逸旨者哉唯是上古曆象之法至精至妙以數則有周髀句股以器則有蓋天渾天璣衡圭表而皆逸于戰國至明季乃出故朱門講說自天人性命以至異端瑣事蓋無不語及而獨於六者之法一不槩見者誠以

法與理殊理可以觸類伸長法雖亞聖大賢旣不得其端倪則無以扣發神知也夫如是故朱門人嘗請點尚書以幸後學朱子辭之欲待後人且曰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秖以疏文爲本也是蓋先知疏文未備之法且將復出而眷眷以補闕有望於後人也然今曆象之法出已久矣尚無人參互經旨表章發揮則朱子之志其將不行於後人歟愚讀尚書竊有一二記疑大抵皆曆象新法又附以禹貢地理洪範洛書蔡傳之所未備者名曰尚書逸旨匪敢與議於後人之責將欲因此起後人之發難以

卒朱門未卒之志云

本史序

本史以紀志系傳敘農政之始終也敘之維何洪範八政食居三公賓師之上而爲其本故八穀皆本紀也八穀旣爲本紀則其八穀之所有事皆志也蔬菜果實分占園圃助供養祭之本猶宗藩分封世世修土貢故蔬菜果實皆世家也樹木草卉爲棟樑爲舟車爲籩篚禁楙以及幹根之臃腫莖葉之委靡朶之藏之備豫衞生之本是又賢能曲藝俱收并畜以布列於朝廷百執事故樹木草卉皆列傳也於是統名之

曰本史則以農政天下之大本也豈惟天下之大本而已哉仰觀于天天有農祥天田丈人之星則天以農爲本也俯察于地地有畝澮溝洫同成之制則地以農爲本也中類于人人之等不越乎天子大夫士庶人而天子親耕耤田大夫各事采地士庶人以勤惰分爲上中下則人以農爲本也與凡風以動之雨以潤之日月以寒暑之者莫不爲節於農而農外無事則其優優洋洋際蟠峻極直與禮樂一也世而無史則已苟有之豈以農政之本而無史也史而無紀志系傳則已苟有之豈以農政之本而無紀志系傳

也此余所以裒集諸家損益折衷以爲之本史者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未之見史之及闕孔子蓋許之也

管子解序

梓匠之爲梓匠也臬而繩之懸而望之參而圍之斧鋸審面各有法術能者成不能者敗况於爲天下國家乎爲天下國家者自周衰始分王伯語其道則王純而伯雜王實而伯假王內而伯外語其法則王與伯一而已譬之梓匠王其誠心精藝以事其事者也伯則但以其法術人以取食也然取食者之斧鋸審

而與事其事者之斧鋸審而未嘗有二法也五伯之佐唯管仲才且雄今讀其所著管子一書達而理纖而周覈而不刻幾與周官六典相表裏但未知其所獨知之中亦能有天德王道否乎則是於王蓋得其半而失其半矣故夫子大管仲者大其法之大也小管仲者小其於道爲小也而孟子則以道自任故曰何曾比予於管仲諸葛孔明則所取者法而已故自比於管仲歷觀聖賢之論而細推之其不可以管仲之小棄管仲之大也明矣然自漢以後管子一書掩晦不章人之視之曾不若荀況揚雄王仲淹之書夫

三子者根據六經猶有所未醇則有六經之日星斯道雖無三子者未見其闕而若管子之詳於法則往往有六典之所未及者且其言皆經歷而去取之非空言也如不欲爲天下國家則已欲爲天下國家則吾見此書之未可少也亦安知不爲梓匠於天下國家乎於是疏其義證其訛謬以與世之志經綸者輔其能焉

綱目新編序

天時之周乎上人事之運乎下豈有數存歟不然何其相待而巧值若有以使之也昔晦菴朱子以宋乾

道壬辰編成綱目而綱法春秋之經目擬春秋之傳森然法例純乎洙泗之正脉故史家之視綱目九重於全史式至皇明復撰宋元綱目以續之豈不曰一代各具一代之綱目而不可闕也歟獨皇明　十八朝事實尚爲闕文非闕文也盖將有待焉耳矣粤今年壬辰我　春宮邸下進講朱子綱目以迄宋元將欲繼講明紀未有其書於是喟然歎曰　高皇之起濠州非至正壬辰乎　神皇之造藩邦非萬曆壬辰乎是其始終天時偶符綱目編成之年以此年修此書使皇明不亡於方策我國家崇報之者禮則宜然

乃以義例授賓客臣命膺釐正明史立綱分目凡二
十卷名曰資治通鑑綱目新編嗟夫神州陸沉今已
百餘年矣四海之廣九有之大春秋一部無地可讀
而惟我東土尚保皇明之衣冠文物說者以爲皇明
綱目不作則已作之則其必在於東土然而百餘年
間 聖聖相承其於崇報皇明幾無餘憾而惟是闕
文未之遑焉今我 邸下起感天時鼎新史運郎夫
壬辰編成之舊史續以壬辰創修之新紀使二百七
十年之禮樂政法炳然若日星而朱子綱目遂爲有
始有卒之書斯已奇矣又況 高皇以壬辰刱洪基

於天下而　邸下以壬辰奠明業於卷中　神皇以壬辰存我邦於海隅而　邸下以壬辰正明統於蘭臺善世傳信殊塗同功以及支干如執左契極人力之巧亦有所不能必者天其或者留此一書於宇宙慳秘護惜以待是年編成於是邦也乎夫天爲人與時而不能必人之立事人體天立事而不能必天之與時時至事舉數行於其間故曰有數存也臣與聞編摩一遵朱子成法不敢以私智妄有參錯然固陋之識雖於魚魯亥豕亦難辨其訛謬惟孤負　眷指貽譏後人是恐是愧云爾

易學啓蒙集箋後敘

壬辰冬　王世孫邸下將進講易學啓蒙附註以附註箋釋有要解補解暨傳疑而各一其編莫之會通令賓客臣命膺合萃爲書便于省閱且以附註專文義而略意象猶未盡先天之廣大也采先儒之說可以警發意象者爲之增註時芸館之鑄字初成以初成之鑄字印新訂之啓蒙廣布方國嘉惠多士之學易者臣命膺仰而歎曰自伏羲肇先天之圖吾夫子發揮之至于今數千年間凡縱橫紙上轉相摹畫者無非天地之精英蓋不必龍馬之感生也故其一隱

一現道之顯晦係焉當宋之時五星聚奎而四圖乃
出以至於有啓蒙當明之時奎壁揚輝而啓蒙是尚
以至於有附註我朝兩鮮又在附註後百年之內則
殆將以東土一域匹休中邦之文敎也嗚呼天意人
事之相尋猶若有可見者矣雖然書非圖無文圖匪
希夷康節無傳而希夷康節之學主乎意言象數四
者不可闕一相與付授惟恐失墜則其端遠自伏羲
夫子而非其創也何以知之以與繫辭中易四道者
合也附註爲書言則詳矣其於意象數多所闕略豈
道之顯不盡顯於一時必要諸久歟不然舉其一而

嗇其三何也今　邸下盛年邃學妙契先天爰初開
卷已悟先天之學不可舍意象以爲學得意象則言
數不外也因舊說暢新義不惟進益　睿知又推及
於多士而伏羲夫子之道庶幾可述於吾東以人驗
天不知奎壁之間其光輝何如也亦有五星之次舍
者否是其與天地相應無他焉以天地之意卽先天
之意也先天之意中圖而起中圖而行萬象皆由是
出入苟欲神而明之先明一心之圖必使起中之意
行中之道萬事皆由是立然後先天之意明先天之
意明則天地之意乃應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夫豈徒知云乎哉此 邸下所以令于臣臣
所以承令不辭而資胄筵之實用也夫

重鐫四書輯釋序

酒之始醴也及盎醍諸齊極其豐腆然必以醴爲上者不忘本也冠之始緇也及皮爵諸弁極其文章然必以緇爲先者不忘初也四書之有小註刱自新安倪氏輯釋至皇明推演輯釋以爲大全則大全遂盛行於世幾乎家藏人蓄而輯釋一書顧乃沉淪隱晦學者往往不知其名何也臣嘗得 世宗朝印本輯釋而讀之其言約故其思易其思易故其義明類非

大全汗漫之比矣後考明儒薛氏當大全新刊之時已厭其支離而乃獨眷眷於輯釋臣於是益信輯釋不可無於斯世也今年夏我　春宮邸下以芸閣所藏活字印　世宗朝肇造之文物而散軼刓缺爲可惜也稟于　大朝命芸閣重加範鑄盡韻府乃止將印一部書以試其字體咸曰　世宗朝後始備之活字當印　世宗朝時尊閣之輯釋也然遍問聚書家終莫之得會臣以賓客入對胄筵則　邸下出內藏輯釋示之仍指授義例於臣凡其約說章圖通攷通義等後人所附益者幷皆刪去但取倪氏原本詳加

校對鐫印廣布俾作大全之醴緇焉夫緇之質若不及皮爵之文醴之淡若不及盎醍之旨然旨生於淡文生於質源流深淺固不可誣故善學者於其質且淡也用力焉而文且旨也自有以馴致臣知是書出後昔汩眞見於大全者藹然新意旁生行墨間爲之本初於經術而以之妙道精義黼黻　王猷對揚我邸下繼往開來之治必是書爲之助也

至日箴序

箴起於禹鼓備於武几盛於濂洛之堂室戶牖所以警一念之怠而爲常目之助也今我　春宮邸下學

則對時工以惜陰當履長之日爲箴幷序序五十有五言應河圖之全數箴四十有八句應蓍策之揲數文辭爛然義理邃奥如是而猶不足也又使宮僚和之藏弆一帖左右觀省以代瞽史之誦嗚呼吾東方億萬年文明之休將於此基之也歟雖然一日之晝夜一月之晦朔一年之寒暑凉燠皆天心之所流行何獨於至日見天心而人之體天心又何獨於至日哉言天人之合一則人在天之中心在人之中立象比類人心亦天心故五陰至靜之中一陽初動卽人心至寂之中一念初動也言天人之分殊則人心每

囿於形氣天心不限於方體故天心一年一見由是而爲元亨爲利貞人心一日屢發由是而爲四端爲七情夫惟知分殊之妙然後可以致合一之功故人心不以至日爲至日而凡一念初動之幾無非至日也今 邸下毋求諸至日必求諸幾微朝於斯夕於斯造次於斯紛華波蕩好惡將萌則曰吾心之至日也如天心之純粹至善而後已此禹之擊鼓訪道也幽獨宴閒人道將分則曰吾心之至日也如天心之湛一不貳而後已此武之倚几聽誡也以至處事酬物義利之將辨歟取舍之將決歟皆曰吾心之至日

也如天心之循環四時經緯萬化而後已此又濂洛之識堂室銘戶牖以警其研幾謹獨也不然是箴也但用於至日而至日之外不復爲用其可乎哉

廣橘詩序

三代之時有詩書記其大事又有鼎彝旂常以記詩書之所未備故書言橘柚錫貢而不擧匪頒之式詩稱壽考作人而不敘趾美之盛者非闕文也蓋别有紀載焉爾矣後世雖有懿德偉烈往往無所徵信者以其無鼎彝旂常也而獨有屛障紀蹟頗得其遺意此廣橘詩所以不可不屛也耽羅一島自國初以來

歲舟橘柚浮海效琛于朝廷當 文廟之位東宮也嘗以所貢橘柚盛金盤賜宮僚宮僚各懷其核比盡則橘詩一章宛在盤中辭致宏遠宮僚驚歎咨欲袖歸而不可得自是傳爲盛事歷代推廣每貢船至則薦 寢廟已卽引太學生頒橘柚命製取士以飾太平然海闊波險貢不能時至至亦不能全其味也乃是歲孟冬我 聖上以九旬之年有翌瘳之慶而
世孫邸下翔矧已復初矣 膚孝不匱思有以飾慶特未得其會耽羅貢舶適以是時一帆風乃至顆實箇箇句圓如新摘然 上喜曰瑞也親御金商門頒

與製如例 邸下步隨王輦言侍于傍禮旣成還至
尊賢閣召賓客宮僚賜以盤橘一惟 文廟故事遂
卽席拚和橘詩令賓僚續之復推餘意聯爲二十四
句卽夫一篇之間 离藻天成渾涵造化廣孝求賢
之德柔遠能邇之象包括流露於言外而凡在筵者
又如春陽之所煦濡萬品各鳴其天機鏗鏘要妙皆
可傳諸後於是賓客臣命膺請令善書者寫一通爲
屛俾外人知今日繼述之盛也 邸下曰善遂令翊
贊臣曹允亨書而鋟之藏弆 春宮且分諸賓僚夫
觀金鉉之刻然後可以驗神智包涵之大也玩石鼓

之文然後可以驗當時休明之烈也以此屛而置諸
宮掖則我　邸下之日用游衍無非法　祖宗法
祖宗又無非法三代者可以徵之矣以此屛而置諸
蘭臺則我　聖上之丕顯與我　邸下之順承殆若
天施地成功化默運於其間者可以徵之矣故此屛
者乃鼎彝旂常於今日而備今日詩書之所未備也
彼唐宗政要之屛宋祖養身之屛只設座隅者又豈
足比擬於此屛哉是爲序

利川徐氏族譜序

譜以姓異姓以貫別在古得姓有因所生之地者如

老聃生於李下爲李氏是也有因所稱之名者如陳袁伯之後爲袁氏是也及其得姓之後千百分派周流遷徙各有雲仍則又卽其所居以爲之貫故沈晉不同譜而人知其出於姬國高不同譜而人知其本於姜同源分流一幹千條天地間物莫不皆然何獨於譜而疑之哉我國徐氏之貫其著者三利川祖阿干扶餘祖溫祚達城祖少尹左海偏陋文獻無徵其自何代分之漠然不可知而世之論利川之徐者曰箕子四十世孫準避地居利川之徐河城故子孫取其地名因姓徐氏此猶老聃之得姓而乃其最遠也

其論扶餘之徐者曰高句麗東明王之子逃難至南扶餘城都焉傳世三十至義慈王太子餘隆因唐將蘇定方滅百濟而入唐唐改餘隆之餘賜姓徐氏此猶袁伯之得姓而乃其差近也獨我達城之祖起於麗末自祖以上必有得姓之由而今已不可徵矣然扶餘近而鮮利川遠而繁遠而繁者枝分條別散處邦國各因其居以爲之貫焉亦其理宜然也余嘗見義城金氏之譜有曰利川達城之徐均爲新羅阿干大夫徐神逸之後義城去達城爲近其言有所稽歟記曰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是心人皆有之苟其

不知也則雖欲樂與不忘得乎余達城人也方與諸族人修輯達城之譜會利川徐弘道以書來曰譜已剞劂爲編者五顛有以序之余雖不與弘道同其譜而樂聞譜之成欲其傳者誠以吾譜未必不本源於此也遂書以與之使歸弁其卷云

重鐫大丘徐氏世譜序

事之有待不其信矣乎哉昔在丙子年間命膺嘗侍話於奉朝賀公公縱論古今圖籍以及世譜命膺請曰譜之難莫難於義例周官小史之辨昭穆尚矣其義例莫得而詳晉魏以降代各有圖譜局使博古通

今之士掌其事故人不異譜譜不異例及至五代此法盡廢宋興羣儒繼作各以己見爲之譜則歐陽永叔以漢之年表爲法蘇明允以禮之大小宗爲法二者各有所主莫能合一我國族姓之譜亦如宋朝人各爲書門戸殊别而鴻儒碩士競出新意飾其義例頗彬彬可觀然其年表之中寓以宗法則猶未也公蹶然曰吾家譜丙辰增修之後今二十有餘年後承益蕃衍昌熾吾與若可又增修也增修則其必兼取衆譜之美乎自是七八年公研精覃思閱諸姓譜十數家去短取長更立義例要以年表宗法爲其範圍

旣成未及付剞劂而公下世矣命曆每念公遺志必欲梓行然事巨力綿因循累年有時輿思殆若孤負公於泉壤之間未嘗不慨恨也昨歲甲午浩修忝爲湖南伯則先是祖考貞簡公刻碑稿於湖南營先考文敏公刻前譜於湖南營矣諸宗人咸曰是譜之遷就無乃有待於今乎遂合族於大宗宅使浩修與宗人之爲邑宰者鳩其財力又使宗人之嫺習譜學者增補丙子以後生卒昏娶官秩始克付剞劂而道其所以有待者爲之序

御定宋史筌後敘

作史不亦難乎智足以通天下之故然後星曆禮樂可述也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然後兵刑食貨可紀也明足以周天下之情然後是非得失可顯也然有是三者而其爲文不能盡變於敘事議論則亦無以發三者之蘊故曰史氣當如鄒聖之充浩然無氣則委史體當如周公之定治道無體則雜史法當如孫子之整三軍無法則散蓋言乎文也自兩漢有史其後十五六代代各有史而惟宋無史匪眞無史其爲史但抄謄宋朝實錄以類錯編而已不敢加筆削於其間夫作史工拙專在筆削今不筆削又何論其法乎

無法故無體無體故無氣雖名爲史未可謂之史也是以皇明肇造旣修元史復命宋濂等以次續修宋史然開局踰年竟不能成豈濂等短於三長而然歟抑天意固自有所待也歟惟我 聖上學貫天人知融道器粤在 春宮研精九經微辭奧旨咸造其極先使在中之權度卓然有立遂以是權度裁量十七史治亂之蹟至宋史歎曰有宋之風氣人物與我國不遠而近盍加筆削以爲勸戒之助也於是親自隱栝積以歲年累十易藁篇簡溢於箱篋及夫 光御九五憂勤萬幾則藏弆內閣者且三四年矣屬因閣

臣陳白復命會經賓僚十數臣校閱爬櫛釐爲七十有八卷名曰宋史筌筌即竹器之漉水取魚者蓋寓以采其實去其雜之意也既成以臣命膺亦與校閱命爲之序臣嘗聞十七史中惟晉書出於唐太宗御撰當是時博選文學士三十人李淳風掌天文志魏徵掌樂志其餘褚遂良等諸人各以其長分授編摩而太宗以英斷文明總之故作史家稱馬班以後惟晉書爲最然由今見之義例之間尚多可議且其爲文循襲六朝之對偶綺麗識者以是少之乃若此書十數臣隣但奉令承教繕寫考檢而已始終權衡一

出聖智而天文之編入極度樂理之推原造化五
賢之陞爲世家凡若此類眞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
星者也又况敘論立文平易中正不夸不詭渢渢焉
章韶之餘音治世之逸響也哉信乎明足以周天下
之情然後是非得失可顯也信乎道足以適天下之
用然後兵刑食貨可紀也信乎智足以通天下之故
然後星曆禮樂可述也雖然帝王之學異於韋布言
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效也太宗唐之中主耳猶能
以勸戒於晉書者發揮貞觀之治此書刋行之後星
曆之或未章焉大樂之或未興焉儒化之或未敦焉

而芸緗縹帙徒爲掌故士網羅之資則後之尚論者安知不曰有愧唐宗也歟臣非敢以唐宗期望於我殿下堯舜之聖特因作史一端敢爲之仰勉云

方言類釋序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以詩之爲教溫柔敦厚使讀之者心平氣和而能言也然自秦漢以後四方語音與世移易南北判異東西懸殊至若戎狄蠻貊之所侏離者中國之人百不一解故居今之世雖使誦詩如子夏能言如子貢苟不能通曉方言則無以善其專對此揚子雲所

以撰成方言一書而劉歆擊節歎賞郭璞爲之註釋者也然由今見之其所載關中言雖使關中人解釋茫然如異國之言而不能開口其餘又不足論也是以明朝博雅君子往往留意於此而其爲音切類非文字之所能盡者於是僅采中州鄉語而止其勢然也我國西通中州北隣淸蒙南連倭蠻使盖來往幾乎無年不相接故朝廷設置司譯院肄習漢淸蒙倭之方言且以壬辰兵燹李梧里元翼李月沙廷龜善漢語克稱專對之責故復選年少文臣課講以爲常然四國方言今已不古殆有甚於揚子雲之關中言

故平時雖勤於講習及與四國人相接率不得措一辭夫何故所習非所用也 上之二年戊戌既撰奎章韻瑞復命臣率舌官洪命福等博採漢清蒙倭之方言今時所用者分門彙類以我國諺文釋之且附以中州鄉語名曰方言類釋我國諺文雖虫聲鳥語亦可以形容況於方言乎從今以往我國爲使者素不習四國之言一開卷可以酬酢如響雖曰專對之詩三百亦未爲不可也

詩史八箋序

詩史八箋子美詩八體之箋註也以子美詩爲詩史

自唐已有此說然其詩史之所以爲詩史則尚未有
定論或曰子美博洽多聞用事精切其詩可爲山川
草木魚鳥之史故云詩史或曰子美忠君憂國之誠
一發之於詩無一句非規諷時事者可以補唐史之
闕故云詩史余以爲二者皆具於詩史然若謂之詩
史之正義則末也詩史之正義何在乎凡詩文自有
一段風韻流露於言外類非口舌之所可形容九方
臯之相馬以白爲黃以瘦爲肥自其不知者而驟聞
之未必不以爲大言相誑然誠有不容掩之意象存
焉詩文亦然淵明之詩孔明之文詩文而隱者也太

白之詩子瞻之文詩文而仙者也退之之詩退之之文詩文而經者也子美之詩子長之文詩文而史者也是則不待九方皐之隻眼但令初學之士反復熟讀即其影響髣髴之間自有得其意象故知詩史之所以爲詩史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子美詩世皆尊尚雖以朱子大賢亦爲之註解及見其詩斥呼夫子名以爲與盜蹠俱塵埃者而歎其無倫遂不復註解嗚呼惜哉雖然余謂此特子美憤世之甚不覺率口而發與子長先黃老後六經以譏切當世者何以異乎子長之事先儒原其心而不爲子長病則豈可以此

爲子美千百年之累哉其亦可恕也已於是余以義例授二孫有本有集部分甲乙類分八體就朱子以後諸註家舍短取長芟蕪去冗間附以新得名曰詩史八箋昔馬子才論子長文章曰子長南渡長淮望洞庭見巫山北冢龍門使巴蜀跨劒閣盡天下大觀故其文章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亦幾乎約而該矣吾取以爲子美詩史之斷焉

幸院會講圖屛序

我

聖上卽阼之初首建奎章閣置閣臣六人其職則奉

宸藻典圖書也其事則備論思詠菁莪也規

模甚宏久未有緒越五年辛丑百度乃貞遂以都摠府爲摛文院俾閣臣儤直講禮以率先百寮用宋朝幸院故事廻彩仗御新院引閣館諸臣講近思錄之道體難疑問答 王音諄諄出入無極太極之奧多前人所未發與筵者咸充然有得而 聖心猶不自足虛己求助以追三代乞言之禮至日昃乃罷侈以法膳復詣弘文館講心經如初於是閣臣等相與議曰是舉也不惟我朝之所稀有求諸中朝千百年間未之多見盍模其事以代旂常於閣也乃令工畵者爲圖爲屛屬臣命膺敘之臣聞古之聖帝明王爲生

民立極必以儒道爲先務者豈故爲觀美而然哉誠以儒道明天理擴仁義播禮樂刑政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是故漢立石渠蘭臺集諸儒討論而鴻儒輩出唐置弘文秘書選學士咨訪而文風丕振宋建崇文龍圖棟通儒典守以時臨幸講說而繼往開來之賢又彬彬相望夫以漢唐宋中主不見道體者一或偶合於治本其效乃如此況以濬哲之聖明睿之智撫熙運而行實政乎是日講退臣竊聽於道路人皆欣欣然相告曰士不知道未可以立今日之朝廷父勸其子兄勸其弟莫不以儒道相期望觀感風動之

機其殆置郵而傳命乎夫天主施而地主成君主始而臣主終嗣後任閣職者對揚德意或不如始實效之弘長不能副剏設之殷盛則乃展是屛乃備觀省必有激昂之心而思自振刷然則是屛奚但爲鋪張盛事之具哉其爲他日內閣之官箴亦不異矣敢以是爲閣僚勉謹爲之序

北學議序

城郭室廬車輿器用莫不有自然之數法得之則堅完悠久失之則朝設夕弊害民國不細今觀周禮塗廣有軌堂脩有尺車轂三其輻則不泥屋葺一其峻

則昜溜以至金石之劑量韋革之緩急絲之漚漆之鬆莫不謹書該載此可見聖人之識廣大精微包括萬有之數法各造其極何嘗以爲瑣屑而去之乎自漢以後儒者不能通萬有之數法槩曰此百工之事也凡當時制度之書但載其大綱然中州則業有顓門技有師授又四方才智之士因其性之所通各致其精互相傳襲而其城郭室廬車輿器用遠聖人數法者蓋寡是以精緻牢固無傷財害民之患而我國則不能然諸有山澤之利一皆歸之於修毀補弊之費及其不能繼則曰我國貧國也嗚呼國果貧乎數

法失其宜乎朴齊家次修奇士也歲戊戌隨陳奏使入燕縱觀其城郭室廬車輿器用歎曰此皇明之制度也皇明之制度又周禮之制度也凡遇可以通行於我國者熟視而竊識之或有未解復博訪以釋其疑歸而筆之於書爲北學議內外篇其紀數詳密布法明暢且附以同志之論一按卷可推行噫何其用心勤且摯也次修勉之哉方今 聖上欲編輯一部法書以金聲玉振於國典而考周公作周禮之例先命六官庶司各記其職之所有事者以擬淘成一書無乃是書爲伊時之所採用乎夫天將風而鳶先嘯

將雨而蟻先垤是書採用與否固不可知而亦未必
不爲我朝法書之蔦蟻故余道其有感於中者書于
卷首而還之

內閣學士題名記序

題名記剏于中唐以歷官者之姓名鏤版揭廳壁使
當世操觚者爲文以道其事至宋司馬光恐版刻歲
久漫泐易之以石中國近代必以石刻題名者自司
馬光始也國初亦循唐制往往題名於廳壁及後文
獻益備以爲版與石俱非傳久廣布之道遂以策代
之則事易功倍今內自六官庶司外至州府郡縣莫

不有題名記凡屢百年歷官者之除拜日月一開卷可按覆也況奎章閣乎夫奎章閣卽我 聖上所以推廣 英考之志事以善繼乎 光廟 肅廟之志事者也故造化之所寓移彌綸之所措置規模宏博節目該備擧朝廷之全體咸具於內閣如內閣有日曆則史館之體具矣內閣有召對則啓沃之體具矣內閣有出納則喉舌之體具矣內閣有課講課製則學校之體具矣以至議禮而具南宮之體登剡而具選部之體凡若此類略數之雖大朝廷之所有事不能外焉其爲任不亦重且大乎必有一部題名記詳

書閣臣之姓名與夫除拜日月然後某年某月我
聖上命某臣考某制命某臣剏某事者可以互相參
照而得其實也然則題名記之於內閣又豈可少之
者哉我　聖上既命內閣撰成題名記用皇明　高
皇帝親製學士門帖之故事親爲之引昭回弁卷復
命原任閣臣之曾經文衡者各爲序以次之昔者唐
宋院館之題名記今雖不可得見賴因韓愈柳宗元
司馬光洪邁諸人之遺集知其歷官之一二者有之
矣惟茲引而又序　聖意蓋出於此然　雲章爛然
永垂無窮亦安用臣等蕪拙之語哉既奉明教是爲

內閣學士題名記序

耆社慶會曆序

耆社慶會曆因耆社題名記而一參差之例統有所重也今 上九年乙巳命賡犬馬之齒恰滿七旬以月正元日與同庚金公致仁趙公暾嚴公璹遵國典祇拜 靈壽閣退至耆英館各題名於題名記而還後旬日館吏抱題名記一櫃而來曰尚有未題名處願盡題名也命膺疑而閱之則題名記凡三編其一潛谷金公堉所始編也其一夢漁徐公文重所校編也其一陶谷李公宜顯所改編也三編義例皆各不

同金公以　藝祖徽號祇載卷首李公謂以不敢而
不載　三聖徽號以金公爲正則諸臣題名記混舉
至尊之徽號誠如李公言以李公爲正則　君臣同
社千古帝王之盛節而爲耆臣者無所表揚亦豈敢
乎雖然前輩已成之書非後生所可通變乃就議同
社諸公別爲社志一　其義例以歸重於　三聖入社
而使諸臣題名爲　三聖入社之所統如史記之首
本紀次列傳則天地交泰之仁尊卑等威之分始幷
行而不相悖於是名曰耆社慶會曆昔唐堯之時越
裳國獻千歲龜龜背有科斗書記開闢以來事遂錄

之以爲曆此書卽我東中古諸耆老記開國後　君臣入社事以徵來後其謂之曆不亦宜乎是爲序

保晩齋集卷第七終

保晚齋集卷第八目

記

貞頤堂記
宙合樓記
弘齋記
東遊山水記
蒼巖記
重修芙蓉堂記
遺愛閣記
秉樂亭記

餘清堂記
歲寒亭記
甑山倉記
鳴陽館記
太古樓記
遊白頭山記
三洲李公遺愛祠記
不俗齋記
知恥軒記
九龍亭記

鏡浦臺記
中書堂述盛事記
直軒記
灘隱墨竹屛記
遊永春記
奎章字瑞記
無盡臺記
濟光亭記
報堯軒記
同余樓記

保晚齋集卷第八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記

貞隤堂記

天下之隤莫如書而使天下之隤貞夫一又莫如書何則書之所載上而天道下而地理幽而陰陽顯而禮樂以至古今治亂之蹟賢邪淑慝之辨巨細精粗莫不畢具豈非隤也乎於是君子探隤博其識趣開其智慮蘊之爲德行施之爲彌綸紀之爲文章以及數計醫藥卜筮皆所以神明此心所具之一理如羣

飲於河各自滿足不見河之虧欠又豈非貞也乎是故有國家者必以聚書爲先務三代尚矣自漢及唐其爲書率皆寫本聚之甚艱然漢初有書一萬三千餘卷唐初有書五萬八千餘卷鴻儒校對立以博士葢重之也及夫鏤板之法起於五代然後摸印易力傳布益廣宋明聚書多至百萬餘卷置省官典守且於宮禁閣而藏之則天下之書庶幾無遺矣然未聞宋明之治踰於漢唐漢唐之治踰於三代何哉徒有其賾而不能一於貞也今我　邸下以英睿之姿求精一之道冑筵講說動驚人聽乃曰學不博無以致

其約也凡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兼收幷蓄芸緗縹帙懸以牙籤卽燕居之傍而堂焉取夫子繫易者顔曰貞賾令賓客臣命膺文之臣以爲　邸下旣有其賾矣又當勉于貞夫貞者心也賾者動也貞者理也賾者象也以理擬象以心制動見二帝三王之治化則曰本於執中也必求至焉見桀君汙辟之衰亂則曰由於荒怠也必鑑戒焉賢者何以用之自吾心之好德始佞人何以遠之自吾心之去慾始從諫弗咈惟不自私己者可以能焉改過不吝惟不自驕傲者可以勇焉夫如是則盈堂萬軸極其雜亂而以一心一

理之正且常者爲之劑量雖平日所未窺之書一展
卷渙然冰釋所謂守約足以盡博者不其然乎此貞
賾之義也此貞賾之所以名藏書也夫

宙合樓記

王世孫邸下孝出於天學不之倦孝出於天故日三
朝于集慶例也而猶曰未盡誠也常侍坐焉學不之
倦故日兩講于尊賢亦例也而猶曰奈寸陰何手黃
卷不釋夜以繼晷爰有小樓尊賢之旁乃峙經籍圖
書暇則玩繹游泳且以備趨召取管子之言宙合者
扁其樓賓僚相與歎曰孝出於天仁也學不之倦知

也仁且知吾東方禮樂之興其將自玆樓始乎於是
右賓客臣徐命膺請述宙合者紀諸壁以代瞽史誦
其詞曰
扁彼邸樓宙合煌煌煌煌宙合若晦而彰謂道載文
待人以章日月星辰帝伯皇王鋪敘今古一此俯昂
孰分外內孰界顯藏混兮闢兮沌沌無方名之曰善
心乃其臣肆古哲人體道有常發爲言辭垂耀炳烺
汗彼竹簡充于棟梁嘉惠來斯俾也包囊盡此曰聖
修此曰良以黻天地載七其襄猗嗟乎文宇宙康莊
我羞者覇而取其長彼弟子職有概紫陽矧伊嘉名

昭厥縹緗講已冑筵朝退回廊言至于樓一辦其香載飫載飽其味膏粱既富而有乃施之光儀彼敦化泛應曲當德則周孔治惟虞唐彼何人哉我亦自强天之有陽尚戒其亢可畏崇高敢驕以荒中道而立不流于旁然後宙合乃田乃庄乃田乃庄宙合愈皇

弘齋記

王世孫邸下以宙合名其玩繹游泳之所既而曰是道也未及乎凝道也夫凝道莫如體仁體仁其惟曾子之言弘者乎遂以弘扁講學之居以右賓客臣徐命膺嘗記宙合也俾詠歌弘之義爲朝夕警其詩曰

皇矣哉仁匪弘弗行弘之如何俯仰爲程於穆天命
生物不停繫彼日星布此元亨惟其寬容是以昭呈
亦粤地軸旣厚而宏山峙海涵萬有崢嶸孔德之廣
仁道以成人叅其間一乃性情矧伊 貳極任我羣
生萬方瞻仰 一人之貞百責是萃衆理歸盈于何
持載重而不輕褊則易溢私則必傾誰將一善謂足
成名維仁盡大弘乃其楨何以體弘視此紳珩相古
先民盤盂有銘常厥心目造次警醒載其儀式昭揭
棟楹出則弘隨入則弘迎瞻言想像其德光明勿旗
旆旆意馬彭彭乃克乃復言動視聽曷之爲幾一念

肇萌發于英華式廓而泓川流敦化咸倚吾衞纖塵不驚皇路載清以位以育泰階遂平弘兮任重洵莫與京

東遊山水記

金水亭

金水在永治西五六里由亭而左水汨瀧流怒而爲濤激而爲沫綿亘六七里至亭之側怪石簇焉有壁而竪者舟而臥者獸踞而人立者皆青楓倒植遠見若苔蘚然石之上刻曰洞天石門曰白雲溪石峯韓濩筆也曰廻瀾石天使許國筆也曰金水亭蓬萊楊

士彥筆也曰釣臺亭之主金氏筆也水迴洑石底泓澄洞澈遊魚可數轉而彎抱深碧上涵亭影又轉而縈匯漫流以出亭右外列奇峯高可數十丈廣延數里方夏草樹茂密影瀉溪水若畫圖然洲落沙出瑩白如雪有石在其邊中凹窪可容數斛上刻尊巖瓊島四大字皆金氏筆二詩楊士彥也始至亭者涉彎抱過亭下如鏡裏行心目俱朗舍馬而岸穿邨閭繞出亭左巖益詭水益駛變態千萬耳不暇謀目不暇接緣溪而行攀崖而上則爽塏幽靜飄飄有遺世獨立之想然後自亭左對眺奇峯俯瞰明沙窈窕要妙

如珍寶錯列雖知其奇而不知所以爲奇夫一亭而兼有數美此金水之所以爲金水而最於溪亭者與辛未仲夏余與李光甫舍弟繼仲李子承諸人來遊太守李士中載酒網魚晤言終日賦詩和之子承畵而余爲記

蒼玉屛

自金水西四五里水偃虹流折而行有岸當其衝嵯岈攢簇上壤下蘸列若屛障鋪若碁盤樹轇轕覆之岸刻曰水鏡臺又刻曰松筠節操水月精神皆八分書書者谷雲金壽增也絶水潺湲渡迤邐躡蹬至岸

上東望翠壁揷水上干雲霄與岸差池對峙若石門
然水經行其間屛之稱盖以壁或云非壁也岸也昔
朴思菴淳杖屨於是歿而組豆之金文谷壽恒配焉
并有眞朴淸高金恬雅籩篚在其傍自影堂還至于
樓門畏暍引凉頽然而坐已而夕陽在山金光漾流
始知金水之名由此歸亭而爲之志以遺後之遊亭
者

白鷺洲

由屛四五里而亭由亭五六里而縣由縣十五里至
于嶺下右旋數百步有巨鼇帖尾仰首而息近視之

巖也背而登可側立數十人宜笛笛必清宜碁碁必
丁丁長松四五株產其頂水至巖下分流廻合三巖
或偃或揖若左右侍而前導原陸掖其右翠山環之
可亭而田砌石四五皆新斲若有荒度者然是名爲
白鷺洲始余發於亭以洲之勝訪于亭主主曰下於
屛遠甚及至仰而瞻巖俯而濯川上下游衍怳與神
會隸也遲遲而不知返噫流峙之勝有目者皆觀有
耳者皆聞而主曰不善客曰善豈物亦有所遇而然
歟

蒼巖記

蒼巖余友也余友朴仲涵也始余聞仲涵之名而不知爲何如人也乙亥　上試士春臺余以讀劵侍唱名第四仲涵登焉余從燭下竊識其貌則蒼然奇巖獨立孤秀翠藤繞而碧蘿垂也可蓄於仙府非褻玩於塵世者余目而異之明年余罷官閒居仲涵訪焉與之坐而語六經之旨則雲霧滾騰巖谷而未已也論古今是非得失澗溪宕劃巖腰而相激鳴也余於是益知仲涵不可以貌盡而其所蓄之高古有在也庚辰余移病謝官卜築於寒泉蒔花種竹余事也績文攻詩余業也仲涵時往來論說長牋短幅或交於

路既又示南遊詩近百篇令余評之余耳其言目其書頡頏其文藝如鮮花獨秀巖穴姸然而不可折也如孤松倒掛巖壁偃然而不可攀也如楓菊晻映木脫而巖露也風霜皎潔水落而巖出也自余見仲涵其身與心益靜而知仲涵益深靜然後得巖之趣其勢然也亡何仲涵寄余蒼巖詩一章且曰巖非家有吾卽巖也吾嘗三入金剛見峭然而竪岈然而欹頹然而仆皆巖也而但可供一時之玩求其屈伸俯仰適於世用則未若吾巖之奇非子之文不足以發予爲吾記之余謂人與物形色不同其精神意象往往

有絶類者昔蘇子瞻顧見頰影使人就壁而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子瞻此無他得其神也今余之知仲涵與仲涵之自知者要不外乎蒼巖豈形色云乎哉亦惟曰神而已然巖必有壁立萬仞巉峻不可踰之象然後爲巖之奇若轉環於婦孺之手而支臼撑鼎則與瓦礫奚擇哉仲涵不可自奇其所已奇而益充其奇則必有以蒼巖比仲涵而不以仲涵比蒼巖者也姑書以質之

重修芙蓉堂記

臣命膺按海西之三月步自首陽館登淸風閣見其

東南奧環以屏奠以卓安以紗籠之板亟趨視之則
芙蓉堂三金字傍有小識數行臣驚曰　我聖上之
御書也而塵埃之可乎招吏之掌故者問其所以書
賜之由則曰萬曆壬辰　宣祖大王掃平倭寇自龍
灣移蹕於此居數月還都而畱　王子嬪於是　仁
祖誕降焉堂之西夾室寢御之所也堂之南數百步
誕降之基也昔漢明生於元氏縣而封之宋祖生於
夾馬營而寺之故　聖祖誕降之基遂爲　神孫之
所起感揮彩毫傳驛使以侈之於堂也問其所以藏
弆之由則曰先是堂修則董役者賞故榱桷無所推

柱礎無所缺而幕裨之邀賞者謀葺治之權移　宸
扁後二年之間觀察使四易代葺治之役不終則芙
蓉堂特一未施丹雘之宇而扁題不在楣矣又問其
可以幹事者與工役之費則曰令通判徐有常之從
曾大父宗一爲通判時州校鄭擇臣之祖興僑實爲
戶長大繕堂宇今所存一楹一砌皆其營也故能審
知費入者擇臣而已槩用瓦一千八百錢一萬二千
則可苟完也臣歎曰費如是少工如是簡而敢以
御書久於塵埃乎遂令有常主其事擇臣董其役不
日工告訖揭　宸扁于室楣而記其始末如此國之

按察營凡八關北有樂民樓而以川野之廣漠爲景關西有練光亭而以江山之佳麗爲景直與姑蘇岳陽伯仲而閒焉其名於國固也獨芙蓉堂度其區不能百畝視其沼不能百步但以密邇按察營南朱欄綠漪之泛映槐柳芙蕖之婀娜爲可以日朝夕逍遙而已乃能與樂民練光并稱爲三者豈不以仙仗之所經過虹光之所亭毓中興赫業實於此基之也乎今又貯之以 御書之至寶而增千金之價使樂民練光反出其下嗚呼謂物不有遭遇不可也

遺愛閣記

遺愛閣者我先考文敏公遺愛碑之藏也遺愛之碑而曷爲藏之也所以尊　君命也昔在庚戌我先公按察茲方三年而歸以其菁莪樂育之化則士有興學之碑以其懷保字惠之治則民有仁德之碑以其蠲紓撫摩之政則郵卒有不忘之碑過者指點爲之謳謠躑躅及後風俗下方伯守令有遠道干譽不當碑而碑之戲崖剷嶂螭龜幾遍於野故朝廷閔其然設法禁止凡以碑名者盡拔而埋之獨我先公之碑民不忍埋臥而置之於路傍歲壬午不肖嗣守茲方褰牙纛入州境下馬趨過詢于衆曰碑之不埋思先

公之遺愛也然將奈　君命何哉閣以藏之扁以遺
愛庶幾上不違　君命下以寓其思也其可乎衆曰
諾公之碑有三盍各就其地而閣之不肖曰不然三
碑而三其閣是揚之也非藏之也思皇齋先公之所
剏設而士至今肄業以治化則此其本也以瞻仰則
此其高也以觀感則此其多士之所常聚也盍於此
爲一閣聚三碑而藏之記其顚末於下亦足以表士
民之志也歟於是衆皆歡喜卽齋之西南拓地爲閣
使舊校崔碩柱董之齋直李德福守之

兼樂亭記

樂有天倫之樂山水之樂而二者未易兼有何也天倫之樂近在階庭之內山水之樂遠求荒閒之濵故楊津隔帷無與仁智之趣向平遊山必待婚嫁之畢其不得兼有者勢也非其樂之異也若今咸鏡道觀察使完山李公昌誼則於斯二者其殆兼有之乎公位比上公年踰下壽鬚眉皓白顏如渥丹而姊氏金尚書夫人尚無恙公事之如母不惟樂其耳目亦有以樂其心志及公觀察咸鏡則姊夫人隨其子金魯鎮於江東治所矣公又邀之日娛以絃歌遊衍樓必於樂民亭必於知樂旣又病樂民知樂距姊夫人所

舍遠不能日朝夕兼有其樂遂拓內衙後之梨花園築小構丹其楹茅其盖聽訟之暇公輒移杖屨扶姊夫人登斯亭則乂鬟進餐僕御命樂妯娌甥舅怡怡油油公於天倫之樂雖楊津不能尚其樂也至若遙山大野晴川白沙虹橋駕于十里粉堞環其一面者此樂民之勝而知樂不能有之平林長堤隱約縈紆煙火起於千家蒼翠環以列峀者此知樂之勝而樂民不能有之獨斯亭介樂民知樂之間而據其脊故身不離庭戶之內而凡左右流峙之勝可以揮塵談笑一擧目盡之公於山水之樂雖向平亦不能尚其

樂也前之樂公之所自有也後之樂公與繼公而至者之所共有也以兼樂名亭不亦宜乎亭成余自愁州謫放而過公公携余登亭屬以記余旣喜公樂其樂於亭而又喜咸氏以公之樂其樂於亭者爲樂也遂書此以爲兼樂亭記

餘清堂記

修城壕繕戈甲部伍以整之賞罰以明之此鎮守疆圉者之能而非其本也其本惡乎在乎淸而已羊叔子當羽書旁午之中輕裘緩帶談笑指揮祭征虜在矢石交下之際雅歌投壺優閒整暇彼其志慮淸明

臨事不亂如此故能投機應變動輒制勝不然雖有城壕戈甲部伍賞罰而本之不立末安得獨理哉故曰淸而已癸未秋七月余以罪謫鍾城則聞節度使李侯端居營壘不動聲氣而威行於關北千里之間兩界之民相戒不敢漁于江余未知何術以能然也是年九月蒙宥歸與節度相遇於明川之七寶山陟高峯臨淸流爲詩而和之盖其風韻嫺雅絶無櫜鞬之習語未半節度爲余言營之東拓地爲堂堂有庭庭有池芙蕖盛植榆柳環列蕭然有山野趣每鼙鼓無聲轅門多閒則輒至于堂左書右壺或一馬二馬

而止或五花六花而止以之舒氣息慮清其志意然後出而應事則其精神所注往往非簿書勤勞者之比也故取杜工部詩投壺散帙有餘清者而以餘清名其堂也余於是始得節度之防禦有道邊塵不起者不徒規規於城壕戈甲部伍賞罰之間而賴有此堂以清其志慮也然則此堂之於節度即羊叔子之裘帶也祭征虜之歌壺也彼衛伯玉之徒尚風流西北樓之但供遊衍惡足以盡此堂之清哉是節度之取名餘清特以其事之偶同而其實有過之者余不可以無辨是爲記

歲寒亭記

太僕郎金養汝行于其居之後燔萊而嘉卉秀葦土而怪石立有松柏左右峙喬竦出于衆木之上廼即其間而亭之取後凋於歲寒者扁其亭曰歲寒亭退則養汝步朝夕焉兄弟朋友油油如也屬時之能文者書其事而達城徐命膺記之其詞曰

彼崒者園侯松侯柏寒通泰社氣分喬岳廼作新亭椽而不斲毋設以扃毋棲以鐸森森老榦爲庇榱桷瑽瑽靈籟有來簾箔風焉凉度雨則子落婆娑濃陰朝暮簷角有時欹枕炯炯其魄無冬無夏呈其標格

盤桓日夕居之無斁迺卜嘉名迺謀肇錫豈無棠梨
與厥蘭藥嬌夭顚狂維時之逐翩彼蜂蝶亦羞而惜
君子攸躋斯焉取飾維此皺鱗洵美且碩凜凜天寒
冰雪交錯川則枯涸地則凍拆蒼然巖磴昂霄之直
如蛟如龍如蓋如幄鬱其柯葉曾不改易崢嶸孤秀
疇敢摧抑神明所扶其高千尺帝作明堂爾乃柱石
維其後凋是以柯則煌煌亭扁匪斯曷克銀鈎鐵索
宛爾屢縮留與歲寒昭揭之額載瞻載攀以永儀式

飢山倉記

古之善爲政者必先繕修其官府與其倉廩蓋藏故

魯叔孫婼雖一日所館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而古史美之宋范希文歎歲守浙大新廒倉吏舍日役以千夫而當時稱之蓋郡邑廨宇轉相付授或憚於更作任其攲側腐壞則後之費入必什倍於今一時之逸而百年之勞智者不爲也况倉廩蓋藏所以儲民食斂散爲久遠謀一爲風雨萃止榱桷不能庇使辛苦勞力者一朝棄之於無用則其飢可立而待雖有仁義吾安所施之嗚呼此善爲政者必以繕修爲先而繕修又當以倉廩蓋藏爲先也若吾從父弟德仲其於爲政亦庶幾乎哉德仲生長詩禮家所從事

者經籍及爲太守宰百里則下車未數月以邑倉歲久傾圮處非其地乃卽其舊衙之址而謀新之稱營錢一萬輸其本於營責其息雇民又益以俸餘鼛鼓一響闔縣齊趨爲架者二百爲間者四十底之以磚備其朽濕工九月告訖明年關西大侵飢民獨有恃而無恐者以倉之儲完且實也於是德仲馳書於余使爲之記余謂德仲之事卽叔孫之事也其志又希文之志也然叔孫致力於所館希文粒民於役作而若夫先時以備豫功不已繁民不知災則德仲有焉其爲政信善矣豈特庶幾而已哉孔子嘗曰富而後

教之此訓人爲政之序故德仲方且賙窮賑乏撫摩其凋瘵待時和年豐衣食粗足然後由是而進焉修學校之政使甿民皆知孝悌忠信之行則倉廩盖藏乃其爲政之始事而未及乎其成也余故曰德仲之於爲政亦庶幾乎哉德仲名命敏我徐本達城人也

鳴陽館記

鳴陽治之館燬于乙亥火于乙酉丘墟于百有餘年使以節至鳴陽則吏野告邑無館疾趨而前大者安于治所小者寄于椽舍朔望遙拜賀以殿牌奉非其所而權停之由是過鳴陽者始不知有邑及守束帶

出迎然後知其爲邑之治也然百餘年間鳴陽累十
易守力屈不能新其館比歸則咨嗟顧望而已今柳
侯煥猷治鳴陽和而戢吏民惟令廼卽館之址轡鼛
鼓興百堵牌有室軒有東西環以廊廡門序泡湢廄
閑皆丹碧之不半載告成吏不勞而民不罷於是入
其境飛甍翬簷高出井閭直于空至其軒山有三峯
龜山水有環碧列峙縈紆若拱揖然時節拜且賀於
庭校儒陛立唱喏翼翼肅肅如　宸極儼然臨于上
故人知邑之未始有館館自柳侯刱也余在京師人
有自鳴陽者言館之制麗且宏余耳之熟矣柳侯書

來願有記三反不止遂記其所耳熟者使爲鳴陽館記

太古樓記

蔚珍古縣也漢博望侯張騫乘槎至是而還故名仙槎及唐將李世勣攻濊貊取其地置邑守之則始得名蔚珍蔚珍之爲縣古也而風土古也人物古也儲胥古也是以城曰古山軒曰太古皆以古名之然風俗與時升降今已不復古矣成君大中士執好古博雅士也丙戌冬由太常丞出宰于縣則曰是可以一變而古也居四月凡邑務之不如古者悉革而古之

爰度太古軒之前門而樓之樓凡十有二楹楹皆丹
碧刻古聞人之詩詩于楣於是爲古之立名質而不
文也昌軒之名名以太古千里徵余記俾道其故余
以爲士志於古者動是古非今殊不知由今視古故
謂之古若後今而視今則今亦古也又後今之後而
視今則安知不以今爲古之古也乎顧其人與治視
古爲如何耳士執若能因其所已古者盡其所未古
獄訟平而吏古之吏也絃誦興而士古之士也斑白
不負戴于野而民古之民也則余知後士執至太古
樓者必曰太古非太古今之時太古也而且將因樓

之太古太古其縣縣如仙槎於漢蔚珍於唐是蔚珍古縣也而又得士執之好古者其古益古也亦奚以記爲哉記盛於中唐匪古也

遊白頭山記

上之四十二年丙戌五月二十一日特敎選館錄徐命膺君受以弘文館副提學當主選再違召不赴 上下旨切責之牌三下君受又違之 上怒命投甲山府趙曮明瑞代爲副提學又不赴 上又命投三水府倍道之謫是日二人者出東門外送者相望俱不得別衝炎疾馳相遇於樓院自是行必先後宿必

隣比盖十有三日而至謫矣在道詠榛苓之詩勞
宸極之望暇則上下古今言不及時事一日君受曰
吾嫁娶已畢庶幾乎了事之人而抑有未了者三易
說也白頭也金剛也今謫居在白頭山下天其或者
使我了白頭之債否明瑞欣然曰吾北上再君北上
三而不一登白頭山耻也君之未了者亦吾之未了
吾與君偕之可乎於是至謫三四日君受明瑞以書
要約六月初十日爲白頭山之行甲山府使閔源仲
淵三水府使趙漢紀士振皆好爲山水之遊者樂願
爲之從君受之二客崔遇興洪履福明瑞之客李民

秀仲淵之子廷桓字武叔皆從之習知道路者甲山士人趙顯奎軍校元尚泰先導往以四日歸以四日山澤之魁奇眺望之爽遠疆域關防之形便一舉目盡之儘平生快事也及出山而恩宥已下噫二人者之獲罪至此無乃天以是償其宿債於白頭山歟卽二人者之行止於是乎又添一奇矣還所舍爲記各一本歸恬溪永湖晴牕爐霏可以代其臥遊且使異日不忘今之勞苦云爾

初十日自甲山府至雲寵鎮

君受自甲山北過厚德山麻姑頂遜全頂蚰落往往

錯列如碁路傍多棠樹實棗大離離下垂居人稱山棗凡以棗用者代以棠有白鳥數十羣集于叢木見人行驚飛拍拍自遜全頂十里爲杉峯自杉峯十里兩山左右向可築城堡而同仁權管之鎮在焉午飯周視形便則累石爲墻高可八九尺周可千餘尺土兵三十三人烽武士三十人烽臺在杉峯上北應安間峯南應甲山府之前山鷹窟峯自鎮東距四十里大同地有把守而權管遥統之先是番胡部洛盤據劒川歧抄掠至此故爲之鎮也然墻堡刓缺鎮舍且欹歪不可責以防守矣明瑞自三水北踰廣承坂坂

路偪側崎嶇緩轡行越虛川江午飯于別社與君受
先後至雲竉是日君受行八十里明瑞行六十里登
雲竉城之統軍樓引凉良久下樓宿郵舍惠山僉使
俞彥愼雲竉萬戶尹得偉鎭東萬戶宋錫孫羅暖萬
戶金龜瑞仁遮外萬戶金弘濟舊茄坡知權管尹守
仁行營裨將柳尚和三水人前郡守禹正夏迎見勞
行各歸其次

十一日自雲竉鎭至深浦

蒭食秣馬鎭將之迎勞者皆辭去君受先發明瑞次
之甲山倅三水倅閔崔李洪諸人又次之由鎭背之

銀沙門嶺仰而上約行十五里有五時川自德隱峯
下西流二百餘里繞出銀沙門嶺入于鴨綠江登嶺
之脊望見東北間有山纍纍如髻揷于雲中是爲寶
多山踰嶺則地勢稍平夷兩山環合如人乂手者曰
羅港浦把守在其左管領於雲寵鎭向所謂抄掠之
番胡由此路至雲寵同仁故設把守也　肅宗壬辰
以前此路蕪塞不能通及壬辰穆克登定界白頭山
始通之自是行者自甲山之茂山必由此遂成大路
過羅港行長谷中十五里樹干雲織立日光不漏亦
有折而臥者燒而倒者橫交塗間亂若薙草而委之

根節露出蟠鬱如屏如障如龍蛇盤而走令人腰斧前行刋木鑿路而後乃竦身掠過然馬或顛蹶人往往胷其足踰嶺脊下山谷中石磋砑稜厲皆側足行行十里有川出于五時川黔川之間與黔川下流合西行五里入鴨綠曰申大新川川之內窈窕平曠可以舍可以田北人相傳爲申大新洞古有申大新者爲採蔘捉魚捕貂鼠往來洞中居止故名之又有三洞文其北如洞之窈窕平曠數年前亢旱草木皆爍行者從而火之遍然山上蔘不復産云自此不見飛鳥往往黃鸝鳴灌木上聲如南方聞而稍短急獸亦

無虎豹惟熊羆麇鹿方夏避暑入白頭山下至秋冬
復南貂獾鼯鼠四時皆有故貂獵者造浮梁穴其中
駕于川上則貂爲飲水緣梁上下墮穴中入水遂爲
人所捕洞之前地平而下勢如長谷黔川滮滮經之
卽番胡部落舊居而馬顚峯橫布其西蜿蜒斗截遮
鴨綠一衣帶水皇明崇禎甲申番胡從清汗入瀋陽
而地皆爲我有　肅宗戊戌朝廷議同仁鎭東兩鎭
移設於此遣南兵使李森相基已未又遣南兵使申
銋夏相基森以爲不可設鎭銋夏則曰申大新洞爲
塞北往來之咽喉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設鎭

便也至今居民是益夏而非森或以洞地高霜早不宜種植難之然自洞東南距吉州甲山兩邑之間又有甘坪者山廻野曠長二十里廣五里土甚沃甲寅年南藥泉九萬爲道伯由吉州之西北鎭至于甘坪相視形便建議設鎭號寧波堡後七年庚申民言霜早穀不實巡營奏罷之而是時樹木蓊翳多陰多寒故穀不實非霜早而然也今樹木漸疎民或入洞耕作五穀皆熟與甲之邑中不異云亦安知洞之不如坪乎大抵白頭一幹東南折爲寶多山馬等嶺緩項嶺雪嶺自雪嶺爲西北鎭而吉州在其下自雪嶺爲

巉斗嶺圓峯而甲山在其下二者皆拊南北關之項
而據其背其自甲山至南兵營則馬德厚峙關嶺重
重揷天來往動費五六日一有警急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今若罷同仁鎭東兩堡設鎭於甘坪申大新洞
然後以甲山爲防營增其戎備統帥三水府及諸沿
邊節鎭以與吉州猗角而其九隘舊路之自雪嶺至
吉州者開通之則營鎭列峙聲援壯固凡厚峙以外
南兵使所不及聞知者甲山防營可以自主號令爲
備禦之策雖謂之隱然一長城可也循黔川至上流
南岸惠山民先已設幕伐杉木爲櫟柱脫樺皮以蓋

其上且障其三面皆立辦於山而風雨不能穿若使南民爲此則終歲未易經營也廚人進午飯盤登巨魚其名餘項味甘滑不施罛罾擊得於前川者飯訖渡黔川踰西水羅德嶺又行數里嶺益峻山路盤廻曲折前行在上後行在下俯若九地仰若九天遇雨雹微灑乃止及登嶺上東望吉州後之德隱峯緩項嶺點點見於雲中自是地皆平夷樹多老杉檟樺往往雜之行十五里爲艮山峯左挾鴨綠外列胡山如張翠幕然白頭山隱隱露西北方如覆白甌於几上由艮山峯行五里爲昆長坪一望廣陸樹簇立若箭

又十五里爲深浦天闊洞廣一行幕之飯而宿斧杉木爇火其前以引煖氣是日行九十里

十二日自深浦至林魚水站

蓐食穿杉木叢薄中蚊蚋左右撲人揮之不去行五里爲中深浦又五里爲末深浦東南見華巖東見寶多山東北見枕峯北見小白山又五里峻嶺斗截杉木亂抽排軋名爲駒峴又五里滋浦兩派一自寶多山庚兌方出一自寶多山辛戌方出至于是合爲一水西流十餘里入鴨綠故亡論山野通謂之滋浦幕于平蕪午炊後踰滋浦嶺嶺盡大陸廣衍沮洳延袤

四十里者名板幕杉木一望燒枯或因往歲虫蝕或行者失火而如此然脩幹千尺亭亭簇立有風颯然則衆竅皆鳴如嘯如箏調刁可聽是莊生所謂地籟也歟自滋浦行四十里宿林魚水水發源寶多山至是西流入于鴨綠初君受明瑞雖約爲白頭之行猶不能自必及到雲寵則曰古人作事常兼數事吾輩若但爲看山玩水則淺矣關防形便可相度也北極出地可測候也遂求材與匠作象限儀至是測天樞一星則星出地四十二度小弱葢其地與瀋陽幷列而冬至日出辰初二刻二分入申正一刻十三分晝

三十五刻十一分夜六十刻四分晨昏分六刻十四分夏至日出寅正一刻十三分入戌初二刻二分晝六十刻四分夜三十五刻十一分晨昏分九刻三分其餘二十二節氣可以類推也

十三日自林魚水至臙脂峯下

日出離林魚水行林木間十餘里至虛項嶺嶺蜿蟺綿延橫亘北方爲北紀乃三甲六鎮之脊背白頭小白之門閾而其之茂山之白頭之路由是分焉北人謂之天坪東北數百里茫無障礙但爲林木所蓊翳不得望遠也自分路處北行五里山明水麗心目朗

然至于三池右池圓左池方中池廣而圓周十五里環抱島嶼樹木皆拱落落陰陰水清見底游魚可數鳧鴨數十羣泛泛浮沈近人不驚一鷗飛鳴而過之獐鹿之跡交於沙渚仙境也非人境也一行中有見鏡浦臺永郎湖者皆以爲不及也君受曾見太液池亦曰下於此遠甚自三池北距三十里爲泉水以泉湧出地上而名卽午炊之地也由泉水北距五里有崖谷嵌嶔當前外若巘栻内爲窪坎立馬俯視大壑中拆自成洞天黝黑水泡石削峙兩岸翠杉簇其上列若屛障中爲水道沙白如雪亦皆泡石之碎者闘

馬足飛揚若輕塵撲面每十餘間黑泡石累而爲階峻截不可踰必邅回其塗由兩岸之石斷土封處然後乃行如是者凡三十五里此盖白頭山下麓而谷水所流下者時方亢旱故爲大路一遇霖潦則飛湍百道澎湃奔馳注而爲瀑激而爲浪旋而爲渦噌吰磕硧東入于豆滿江源云漸近臙脂峯則小白諸峯甚平低僅出人髻上及至臙脂峯下谷盡山出北望三峯崿窿圓崇其色皆皚皚如偃臥叢甕而參差之者然卽白頭山之東南面也君受明瑞見其山大喜策馬直向山上日已過晡矣趙顯奎元尚泰立馬前

止之曰此去白頭山上三十里計其往還遊覽要當占九十里行之時分而今日已過晡到山下必昏黑一遇風雨進退維谷何哉二公之行也君受明瑞不聽遂行諸從遊者皆隨之約行十餘里日欲曛前峯尚遠君受明瑞與諸人下馬坐山腰歎曰事無大小理則一吾輩不用趙顯奎元尚泰之言而作此行者何以異於秦穆之不用孟明乎乃還臙脂峯下歇宿處尚泰等又言自昔至此者必沐浴致潔爲文以祭之然後始敢登覽然亦爲雲霧風雨所亂不得縱意窮搜今亦當爲文以祭也於是用其言甲山府使具

黍稻使甲山將校獻之其文曰崧高白山鎭我箕躔下土瞻仰願覩其全今玆之來天實借便風飱露宿幾刋杉阡山之有靈尙監誠虔雲收霧斂壯矚是宣天何隱哉日星昭懸不曰地道順承于天潔此粢盛以代牲牷三水府使具黍稻使三水將校獻之其文曰天下之名山三十有六崑崙爲祖宗中國之人莫不以一登崑崙爲壯觀崑崙亦未嘗秘其壯觀於人此星宿海之所以傳於後世者也我國之白頭山亦猶中國之有崑崙若使居左海偏壤之人不一登於白頭以盡其瑰偉之觀則其爲恨何如哉乃或者傳

言登白山者多因風雨雲霧不得快觀云安有崑崙之神不隱於中國之人而白山之靈獨慳於東國之人哉知其必不然也神其垂佑使日星明槪萬象呈露得以盡山之觀焉皆君受製也甲山之祭祭於十三日之夕三水之祭祭於十四日之曉皆掃地布席而祭盡去其叢祠之謬其兩倅不自祭者兩倅有官守疑於祭山川之嫌也其使兩倅之校祭之者土人當循其土之俗也是夜纖雲四捲月色如晝以象限儀測天極則出地四十二度三分盖其出地漸北漸加理固當然以是知測候之精也

十四日自臙脂峯下至白頭山上
是日早起天無點雲出日曈曈一行諸人或輿或騎或步徐行登山山皆白無木往往綠蕪被之無名草花或紅或黃崖谷間層冰未消遠見如片雪迤邐而上漸上漸高不見有斗截巉巖處行二十里白山三峯尚立面前亦猶臙脂峯下之見也東南岡下列植木柵延十數步顛倒剝缺存者無幾小碑數尺不磨不雕上刻曰大清下刻曰烏剌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爲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筆帖式蘇爾昌

通官二哥朝鮮軍官李義復趙台祥差使官朴道常通官金應瀗金慶門云云諸人看畢循碑右側行岡脊邅迴盤折仰而上約十里至其上則四方諸山皆在衽席之下極目天際一望盡收但恨目力窮爾然以意推之其北則寧古塔烏剌吉林之地也其西則遼野瀋陽之地也其西南則惠山仁遮茄坡廢四郡之地也其東則茂山會寧鍾城穩城之地也而東南一幹由小白山枕峯虛項嶺爲寶多山爲馬登嶺爲德隱峯爲緩項嶺爲雲嶺爲巉斗嶺爲圓峯爲黃土嶺爲厚峙嶺爲通坡嶺赴戰嶺竹嶺上下黔山皆漢

陽山之正脉也俯視峯巒或高或低或尖或圓如波
濤盪而雲霧噓蒼然萬里相率來拱轉身立于兩峯
之缺處則峯下距地五六百丈虛曠平夷大澤中焉
周四十里水深青與天光上下一色澤之東南岸有
正黃石山三峯高可一其外峯之三如人之舌在口
中然後四面環以十二峯若城于澤有仙人戴盤者
有大鵬舉嘴者有柱而擎者有聳而拔者裏皆劃削
壁揷丹黃粉碧爛然如纈文之布而緹縵之圍其外
則偃蹇蒼白渾然一大塊水泡石之凝結也移步數
峯大澤或圓或方各異其觀席于巳方稍平之峯峯

多烏石下瞰大澤三面阻山坼其子中水溢出石罅爲混同江直達寧古塔地入于海或以爲鴨綠土門自大澤發源者妄也麋鹿成羣有飲者有行者有臥者有走而祁祁者玄熊二三緣壁上下怪鳥一雙翩飛點水若畵圖中見也是時一行近百人環峯立雖不解山水之趣者亦不覺足之前而身之側于邊也君受明瑞懼其墜跌禁而不能得乃使趙顯奎取筆硯模其景用指南鍼識其峯巒之位置蓋縱覽半日而不知返甲人之屢經此行者皆曰自昔入此山者齋沐多日禁止從行之厮役然雲霧倏起風雷交作

皆不能快其觀未有若今行之恣意放浪也日亭午
君受明瑞與諸人皆下有數人者尚後見黑霧起自
澤心滚滚上騰㩳而下皆會于臙脂峯前止宿處少
歇移時行四十里至泉水宿焉山空夜凉月色如水
使吹蕭彈嵇琴者弄三四曲而歌者和之翛然有出
塵之意泉水即去時午炊之地不能測北極是夜測
之則去地亦四十二度小强

十五日自泉水至滋浦

初君受明瑞過三池見其景之淸韻之逈而心悅之
但未見白頭山不能遲留縱覽是日與諸人約同遊

於三池島以琴遂前導緩行至中池自左岸循其周至右之沙沚下坐欲渡從者不知水之淺深畏不敢涉明瑞忿然曰安有至乎此而不見此島者乎仲淵叱其官隷曰趣入水量淺深來君受止之曰如有溺者將奈何仲淵不聽之督令入水自岸之東至島之西水僅過膝君受大喜卽躍登肩輿明瑞次之仲淵又次之士振諸人又次之至于島則樹木攢簇如簀僅容人轉身葭葦交於下深不能行乃使從者前行披草折躑躅之木以爲笻攝衣循足環其周俯仰池圓可十餘里島圓可數百步顧視西北則白頭小白

枕峯以次高下如白鷹蒼鷹相逐入于左右回望東南則天坪虛項環繞於前杉木亂抽如列萬竿笋籜於案上不知蓬萊瀛洲爲何如也明瑞臨池濯纓君受弁坐弄波琴遂者隱於草樹間相和切其聲與山水同其淸越元尚泰前曰從古過此者以爲島有神靈異懼不敢以塵迹浼焉誠不料二公之至此也君受曰島與池有定名乎尚泰曰無之矣乃名三池之中曰上元右曰中元左曰下元島曰地樞蓋自枕峯至白頭六十餘里爲樞於東北山河猶北極之徑六度爲樞於渾天也君受索筆大書杉木之顏曰地樞

島徐命膺趙曮過此名之書訖士振武叔相與踴躍
曰豈可使斯名不傳於後哉卽抽刀刻之木堅刻深
可與石同久君受歎曰後吾輩而復有何人至此島
見此刻乎明瑞曰安知木之不變爲石也遂嘯傲半
晷至日昃乃歸滋浦站暮行二十里回顧西北方雷
聲隱隱雨脚漫山一二時乃止蓋白頭小白之間也
是夜月色滿山川聲泠然出杉樹間入耳如環珮之
響明瑞忽起坐曰今日非流頭日乎蘇子瞻謫居黃
岡尚不欲虛度良辰七月既望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吾輩不須言豈可使同來者虛度是日乎使從者列

釜鼎於幕前析薪煮豆饋一行諸人吹遂彈琴和之
以歌夜分乃寢覺夢魂猶淸

十六日自滋浦至雲寵

宿滋浦蚤行至西水羅德嶺巡使送騎撥來傳君受
明瑞之蒙宥關文而邸報家信同至二人者下馬坐
草樹間先見邸報則 上候康復步履如常以初八
日謁 眞殿原廟矣二人者相顧歡忭次見關文則
絲綸懇惻諭及先故特命宥釋二人之謫二人者又
相顧含涕感恩言之鄭重喜還家之有期以次遍閱
家信然後行至黔川午炊又行五里惠山僉使兪彦

愼雲寵萬戶尹得偉迎見于途下坐班荊敘話數轉又行至雲寵宿焉明日君受與甲山倅還甲山明瑞與三水倅還三水約以二十二日起程還歸蓋自到謫至還歸凡十九日而其往來白頭山爲八日人皆曰君受明瑞之獲罪至此者天欲使之一見白頭山也

三洲李公遺愛祠記

禮部尚書太學士三洲李公之卒已三年矣先是公爲大司成慨然以學政爲己任立條約以勸學之民而學之民知恥焉革流弊以紓學之民而學之民樂

業焉均役作以贍學之民而學之民足衣食焉暇則
至學之後岡松植之不倦爲多士游泳蔭翳之所然
後學頹復完如器之始缺終全也公旣去職學之民
販者績者負戴者顧瞻松岡徘徊咨嗟胥告之語欲
公儼然不去于堂遂畫公之像宇之里中以公懸弧
之日祀之公於是生享學民之俎豆且二十有四年
而終焉至是學之民謀曰公今爲神神而像之不宜
也乃易以牌牌于像之之所而相率請不佞願有記
不佞詢于衆曰公之恩在昔在爾躬在今在爾心在
爾躬者服勤之可也在爾心者勿忘之可也像而祀

生昔謂斯何學而祀沒今謂斯何祀猶不便況文之乎衆曰不然蜀民像祀張益州而蘇明允文之潮民廟祀韓文公而蘇子瞻文之民則無知文之者非歟且禮緣于人情而始于首善之地公於民恩實父母也父母而不祀之何以爲學之民乎不佞莫能難焉遂書以與之公諱鼎輔字士受自其先文忠公廷龜世典文衡至公凡四世云系之以詩俾侑于公曰

橋門在南璧水在東彼何遺祠井閭之中于以尸祀于三洲公揚燎晰晰采芹芃芃禮聖之餘以報公功維此芬苾存沒攸同昔公享矣髣髴其容其歆其否

我昭我衷今公戾止颯爽其風桂旗神馬來往無蹤
來往無蹤靈與誠通幼爾携筐老爾相春以奔以趨
各潔乃躬匪公曷穀匪公曷縫公神不亡臨此學宫
愾然有聲念我若恫凡爾在庭孰敢不恭長與黌堂
以永其終

不俗齋記

齋之西有小塢與齋爲對盛植叢竹風度而有聲鏘鏘焉月來而有影隱隱焉宜於雨有蕭灑之趣宜於雪有挺特之思於是扁其楣曰不俗古之美竹者衆矣或以其剛而取之或以其淸而與之或以其虛而

多之余獨好夫子之訓昔夫子適衛有風動竹聞蕭瑟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公孫青曰人不竹則俗汝知之乎以是知人之患在乎漸染流俗不自拔焉故不能虛不能淸且剛苟其不俗也三善皆有之矣三善目也不俗綱也綱擧目安得逃乎此余所以捨三善而取不俗又恐人不知余有得於夫子者於是乎記以爲不俗齋記

知恥軒記

軒之東有小圃廣不踰丈長不及尋種以薑辣椒辛葱烈當歸之香者令山奴灌之日倚軒觀故其軒曰

知恥漢陽丈夫答子貢之語也昔子貢過漢陽見一丈夫鑿隧抱甕汲井取水而灌園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挈水若抽名曰桔槹丈夫曰吾知之恥而不爲也夫以機制事抱甕丈夫亦知恥之而况於不與民爭利者乎使余不恥其機也進可以家累千金退猶能連阡陌今乃求一席之地日勞僮僕所採不足以供半月之盤豈余不知其機而然乎亦欲恥丈夫之恥也恥丈夫之恥而灌園者不知反恥余無機余惡乎無言

九龍亭記

亭名九龍以九龍躍于淵也九龍之躍得之傳聞其
事有無漠然不可徵信而且昌之名者以亭不一於
用亦龍之得九成變也立象明義古之君子居之矣
歲己丑余爲冬至正使洪養之梓副之洪仲循樂信
爲行臺至于龍灣則府尹洪幼直檍也幼直於養之
爲從父弟而於余與仲循則故舊也相與會于鎭邊
之軒座有九龍亭新扁而養之書者余怪問故幼直
曰昔吾祖叅判公諱璛爲義州也亭于九龍淵不五
六十年而廢獨有故址在耳吾今繼先武尹茲土俯
仰感慨席不煖而吾亭之吾兄筆之丹雘未完復相

遇於此殆若天與便而落之者然嗚呼亦異矣哉子與吾兄同役者盍登而記之遂携妓與樂爲九龍亭之遊有丘南峙若覆於帿而可用以觀德也斷岸千尺鴨水映帶而可用以餞客也水神祠屋鄰近其西而可用以致潔也異域山川一舉目盡收戍卒沿江幕之煙火相聯而又可用以瞭望警守也是亭之爲用變化不窮其殆匪龍而龍乎今夫龍之爲鱗八十一而得九九之數以爲體故能大能小能下能上以盡其變化易於乾九皆以龍之變化爲象者誠以龍則必九九則必變也由是觀之亭雖無九龍之躍庸

詐不以九龍名乎余恐世之登斯亭瞻斯扁者以爲志異而已則非前後命名之意故爲幼直辨之使揭諸亭楣云爾

鏡浦臺記

江湖海浸各一其勝以黼黻於天地故洞庭之裊娜也而不能爲溟渤之浩瀁五湖之停畜也而不能爲三江之澎湃角有所去翼有所傅觀於水何獨不然若我國臨瀛之鏡浦臺其殆兼諸勝而有之乎竹島沙嶼門橋參差複列爲限於內外然後外通扶桑可朝出日駭浪蹴濤變化萬狀內涵鏡面蒨葱環合泓

淨及肩四揭若一鷗鳥之泛泛者至是則回翔下集焉魚龍之蜿蜿者至是則噞喁腮曝焉道釋遺逸騷人墨客使節冠蓋之駪駪者至是則徘徊咨嗟盡魁偉要妙綺麗瀟灑之趣焉夫何故巨海浸于陸注而江匯而湖洞壑千重煙波萬里相倚爲聲勢故精粹之所聚結雖天地亦不慳其弃包衆長也嗚呼亦希矣哉臺舊無亭榭高麗按廉朴公淑除地得礎知古之有亭榭而亭榭之自是前弊後修四百年相望我

聖上四十有八年壬辰都察院使李公得宗撤鄉班宰臨瀛鎮以恬靜吏戢民和事益簡而政多暇乃登

鏡浦臺見其板桷腐折朱綠漫泐歎曰使臺而廢也
庸詎不累吾政乎即捐財鳩工或仍或新輪奐改觀
湖山增色走人于余願有記余謂江湖海浸天作也
棟宇樓臺人作也以人作黼黻天作亦由江湖海浸
之黼黻天地故觀滕閣岳陽之重修則其他設施本
末可以類推欲知李公之治當於是乎求之也余雖
未嘗一登于臺然平生好品第天下山水因臺之記
妄論及此世稱臺本永郎仙煉藥之所石臼尚在云
秖今清夜亦有笙鶴之來往者乎爲我問斯言之信
否也

中書堂述盛事記

國之設官府象于天天有北斗郎人君之治朝也北斗之下有三台郎三公之中書左右省也三台之下有文昌佐三台贊樞要以成功化於北斗故必於中書省置舍人之職揀一代文學士以佐贊三公之署事而前代榮其選稱之為鳳池舍人司之有蓮沼以是也自夫署事之法罷備邊之司設而三公尠至其省舍人遂作冗官則中書鳳池之盛事不復可見又孰知其上應列宿也哉我 聖上四十有八年壬辰乃 龍潛時宿衛之周甲也將臨摠府親御講筵有

爲言 光廟嘗以上相兼司馬 上歎曰旣訪予舊日宿衛之所敢不踐 祖宗曾莅之地乎乃備法駕移鑾蹕言至于中書御署事之堂書揭憶昔入臨四字又御舍人之司書揭七言詩二句命入侍諸臣和之旣又有記有敘皆命朝臣之曾經舍人者書揭于都堂舍人司於是 宸藻寶墨以楣以壁爛映于中書之省譬如天行宻移於上文章自成於下造化功至雖巧於丹靑者亦有所不能摹焉嗚呼豈不盛哉領議政金致仁等以爲盛事宜壽其傳遂編輯 宸藻寶墨彙爲一冊請付諸剞劂 上親灑中書堂述

盛事六字俾名其書以臣命膺亦會忝舍人命記其
事于卷後臣嘗聞文昌之傍有内階六星爲上帝幸
文館之階故人君右文興化則内階必先明盛臣雖
未學天象敢以理推之意者駕幸之前夕内階六星
必郁郁煌煌光燭于三台文昌之間也夫

直軒記

吾黨有直士曰德水李公謙鎭伯益也骫髒皎潔不
與人合亦不求合於人晩以直軒名其居而走書於
余曰子非我少友乎知我之直宜莫如子子爲我文
之記余童子時受學于外王考忠憲公伯益於余爲

毋黨屬尊而齒長余一年居又隣比朝夕相馳逐嬉戲之餘談笑淋漓則輒抵掌軒眉吐膽吐氣盖自志尚言行以至出處窮通相與較絜比幷要其歸全人生之直而恥罔生之免而已及夫鬢髮颯然飄簪余僥倖策名朝端馴致乎崇顯而伯益顧落拓不偶棲棲於潛郎墨綬之間自其不知者觀之孰不曰伯益屈而余伸也然余出世二十餘年事變機數雜交於前有時俯仰因循枉直相乘於尋尺者亦已多矣每中夜輿思慨然寤嘆以爲孤負宿昔之所自期而伯益則不然位卑故責輕責輕故雖不能直人其於直

已常有餘裕用舍行藏以枉己循人爲深恥到今六十已滿翩然卷懷杜門却掃將欲孟晉其直之功也乃曰孔子稱人之生也直此直之本然也孟子稱以直養而無害此直之功夫也如欲致其功夫以反之乎本然則使吾之直日積月累無間容息然後天地之塞可庶幾也大書顏于壁平居觀瞻以自勵嗚呼何其壯且奇也易曰習坎維心亨言身屈而道亨道亨則身亦亨也伯益豈其人乎昔漢之馬文淵少游二人者少小言志所爭特其間忤隱顯之分然文淵老白首成功猶且臥念少游平生之言若不可得况

余與伯益同志于直而其成之異乎雖然余自數年來衰病侵尋進少退多不復能有爲於世且將隨伯益後洗心從事於直使其中之參差者卒得爛漫於桑榆則伯益之直軒非余爲文而誰爲文於是乎書

灘隱墨竹屛記

灘隱墨竹圖當萬曆年間石陽正灘隱其號者爲東岳李先生作也先生於余爲毋黨五世祖記余幼時受業于外王考醉村公見時節享祀廣張墨竹屛環以李澄飛禽圖障方夜燭影熒煌煙氣薰籠八叢脩竹或挺或亞或抽風披雨浥極變態之不窮而羣禽

相與下上其旁𢵧觀者身詰手捫往往以爲活也匪畫也是何爲哉以其神也余嘗聞前輩之言國朝人才稱　穆廟時爲盛即德行事功無論已文與藝亦彬彬耀人耳目東岳神於詩簡易神於文石峯神於書灘隱神於畫畫之必題題之必書時名爲四絶故其平生游戲之蹟雖遍于國中而在四公家者居多然簡易石峯早灘雖宗英久益替子孫不能世其有唯東岳之後爲卿相不絶家藏古蹟有過數百年無恙者而墨竹之屏凡有二本蠹食綃且半幾不能辨其幹葉今判樞客公溉東岳之五世孫也慨神物之

將泯謀改其粧而懼有毁傷洛且未決偶撿古藏復得墨竹圖如二屛者八幅生綃鮮潔若新出機杼公以爲異遂屛之以大宗伯尹東暹德升神於八分使書灘隱墨蹟四大字弁于屛而要余爲記夫寶鼎躍於汾陰石鼓完於村臼余之疑斯理久矣今觀此圖始知神物天亦愛護慳秘不使之終泯如此乃爲之記

遊永春記

永春舊名子春又名乙阿朝其名永春不知昉於何時且不詳其義壬辰四月朔朝余以冢宰屢遠召謫

補忠州則永春倅金樂材聖得也余嘗提舉太僕聖
得爲郎甚相得聞余爲忠州疾馳相訪盛言南窟北
壁之勝約與遊賞會家兒瀅修澈修亦至是月十五
日起程行一百三十里踰丹陽之保德嶺右脈長江
左肘蒼壁穿松檜上下山坂凡二十餘里望見一嶼
圓曲平廣蘺落隱約有無於垂柳間而長江横其前
繇舟二三艤岸待之舍陸而舟至于嶼則永春邑治
也聖得已具舟北壁相與放棹沿洄壁崚嶒峭厲如
屛如帳如雉堞多遊人題名或隷或篆下蘸江水影
皆倒寫若先天圖之復卦上積累下停畜以拱軸於

北也迤邐繞出邑治之右平流急灘遞相送迎旱餘
水淺舟摩軋石齒戛戛有聲者凡五里泊于南沚老
者扶少者步土人爲之前導但見一山如覆瓢然綠
蕪遍身初不知爲窟及至其口曲腰俛首瞪視之則
窿然而穴黝然而深四旁盤石嶙峋緣飾水潺潺其
中可没人脛篙工先已撑舟燃炬每三人共載過三
則揮之大喝移棹聲響窟中轟轟若雷鼓轉而深寒
氣逼人方夏若秋未半余竦然趣舟子回棹戒二子
毋深惟余客李廷鳳窮其所至謂多奇巖怪石鍾乳
又若先天圖之姤卦上穹窿下坼缺以拱軸於南也

夫先天圖之南姤北復爲生成萬物之門而三十六
宮亦無非姤復之所來往故曰都是春今永春山水
一象于此其名永春以是歟雖然前乎今而不遇知
先天之賢不能命此名後乎古而不遇學先天之翁
不能識此名物之開閉始終殆有數存於其間也聯
翩下舟具語聖得使以永春易其治事堂之名吏隱
者且爲之記

奎章字瑞記

天將以大統付畀帝王必假器物以爲之符瑞故天
球大貝赤刀之屬是固無與於實用而古先帝王藏

之甚謹守之甚嚴朝會大禮必列于陛庭至於九鼎之不能饘粥者石鼓之不能饗節者亦必安于廟學以爲傳國之寶是與儒家衣履之傳其事則一而其義較大也若我國家　世宗朝所鑄活字其殆傳國之符瑞乎瓊球琳琅箇箇均整以其摹印書策則不知爲幾百萬卷以其陶甄才智則不知爲幾千百人而屢經兵燹終不泯滅以與國家相終始其視九鼎石鼓雖有大小輕重若乃闡發妙用神化無迹又九鼎石鼓所不能而彼天球大貝赤刀各適一器之用者其不足比方也審矣顧以傳世之久典守者不能

謹藏所遺失十而八九我　聖上自在春宮慨然於
此壬辰年間令賓客臣命膺稟于　大朝搜出　世
宗朝已經範鎔之木本三萬餘字且下內藏古本心
經五帙慫其有無補鑄十五萬字及今　大猷時升
翊立奎章閣以臣命膺備員閣臣教曰閣不可藏書
而止又當有摹印之具然後可以嘉惠四方啓發人
知也遂命開鑄於關西按察營新鑄十五萬字藏于
奎章閣於是乎內外閣前後所鑄共爲三十餘萬字
而本朝傳國之符瑞以我　聖上之元年迺越國初
肇刱之元數猶寶鼎乍淪旋躍石鼓既缺復完天人

相與之機自有不期然而然嗚呼異哉雖然臣嘗疑世宗朝活字俗名衛夫人字衛夫人李充之母而王羲之所學書者也今之活字乃是明初翰林學士所書爲善隂隲也其書與人不啻燕越之殊奈何冒其名以爲名乎今當以我 聖上傳國之符瑞更名以字瑞者爲有合於紀實故玆於進獻之初敢以是爲請云

無盡臺記

价之無盡臺不知刱於何年大抵爲使客餼傳設也然其命名無盡人莫測指意或曰使客之館於是無

有窮盡故名無盡也或曰江流滾滾往過來續如道體之無窮盡故名無盡也二者於無盡之義則得矣獨未見其爲价之無盡也价之無盡與成之降仙箕之練光分峙爲三巉巖峭壁劒束笏攢江流爲其襟帶如月之偃而弓之彎羣峯拱挹煙嵐開闔自作朝暮之萬狀故使客之館練光者始謂過此以往無練光也至成則有降仙焉館降仙者亦謂過此以往無降仙也至价則有無盡焉然後寤言興歎知造物之無盡藏也而幷包使客之無盡江流之無盡皆在其中嗚呼無盡命名有以見命名者之意無窮盡乎歲

丙申李侯弘遠官于价居數月宿弊刮劘民以寧謐暇日戾止于臺見棟宇傾圮丹雘漫漶喟然曰所官修廨宇此非叔孫婼之爲政而春秋美之者乎遂即鳩材庀賃丁役鼛鼓一響百堵俱興視臺之舊益敞以崇乃盡錄前人題詠爲書於余請記之余觀前人題詠所以描寫景物亦頗詳盡而但於無盡之爲無盡者未有能發揮故余爲之詳述其義使刻諸楣若夫亭樓與臺之優劣待余行春自練光降仙弭節無盡當與侯共訂姑不具論云

濟光亭記

家有園園有臺突兀平曠高出巷陌方若繩版儼若
天成人之至于是者皆曰可亭也然無因亭之仍其
臺而已乃者我　聖上以保晩齋賜賤臣號旣又取
覽其保晩齋名稿者　御製七言長句以寵之　雲
章昭回恩言炳烺使寂寥篇簡居然爲不朽之業今
與後皆　君賜也於是以　御製不可褻而玩之度
園之臺作亭五架爲室于中尊閣　御製然後軒其
室而亭曰濟光易稱天道下濟而光明我　聖上以
之也垣其亭而門曰五知宋有除樞密者以知恩知
道知命知足知幸之五知歸名其堂況賤臣受賜非

除官之比也乎亭以昭 聖上之垂惠門以表賤臣之拜嘉人之至于是者又皆曰天設臺待亭已久謂非有數不可也古之飾君恩者必有鼎彝旂常刻而紀之夫鼎彝旂常列峙廊廡易於虧壞然其刻紀之辭至今數千載焜耀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況以雲章之至寶貯園亭之名勝璧在山而珠在淵祥輝異彩過者爲之瞻仰指點知我 聖上陶鎔成物若此其光明而且可使世世子孫入斯門登斯亭感乃祖遭逢之盛盡忠報答爲邦家之光則其光明者益光明也雖然是豈愚魯賤臣所自期哉亦惟曰命也

幸也遂爲之記

報堯軒記

桐原子營菟裘於臨湍堂房寢室略具未得其所以名者偶閱稗史見宋元獻庠寄其弟宋景文祁詩云惟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則曰何其與吾兄弟志尚類也遂以報堯扁其軒謂余曰非弟不能昌此名非兄不能發此義願有以記之余曰然世所稱報君者蓋亦多術而耕鑿不與焉故語人以耕鑿報君則人莫不笑之元獻兄弟當仁宗盛際迭居台司文苑凡天下之政事文學相與參聞者殆二十有

餘年矣乃不以興禮樂致太平爲報堯之具而顧覘覘於耕鑿自其不知者而觀之得不以爲文人滑稽之言乎然元獻既作是詩旋踐其言以司空致政景文亦優游著書不復進取皆能兼享福壽而終當時之人聞風艷慕范景仁以景文之門人年未至而致政歐陽永叔趙叔平張希顏諸人又以元獻後進踵景仁致政故天下後世數恬退之盛必稱宋慶曆爲最而宋慶曆淸明之化遂邁越漢唐照耀靑簡其視柳公權之耄期精消不思求去卒貽羞於朝廷者未知此爲報堯乎彼爲報堯乎必有能辨之者矣吾兄

弟遭遇顯榮與元獻兄弟略相上下余以門戶之滿盈夙夜憂懼偶先休致已縛小屋於明臯令桐原子又將隨余後於臨滸臨與明十數里而近雲煙相望待他日幅巾矮驢來往東西農謳饁唱細和報竟之篇則世必以元獻兄弟爲類於吾兄弟而不以吾兄弟爲類於元獻兄弟此桐原子所以必欲余記之而余所以樂爲之記也桐原子爲誰今領議政徐命善繼仲也余爲誰致仕奉朝賀徐命膺君受也

同余樓記

明臯之陽有樓突兀臨于沼盛芙蕖沼中以侈觀主

人爲其翁將老而起也既成請名于翁翁錫以同余乃爲詩使楣諸樓其詩曰

樓名同余云誰與同（叶徒黄切）有美一人濂溪之上（叶辰羊切）維此愛蓮世各有尚風披羽盖雨散琳琅凌波仙步匹練秋光人皆知愛殊異乎卬卬愛其趣式遠而長本之維何外直中通（叶陁王切）不染不妖淤泥澄泓（叶烏光切）偕彼庭翠照我柴荆（叶居良切）蓮耶人耶君子之風（叶孚光切）富哉言乎百世可宗（叶祖光切）豈無他愛愛此清香匪曰能之有警顓蒙（叶謨陽切）載陟軒楹載俯空濛（叶謨陽切）光風霽月宛在中央廼展圖書厥謨洋洋永言神契一是

古今(叶居良切)匪伊皤髮敢賭虛名(叶謨陽切)嘉與吾兒共保家聲(叶市羊切)

保晩齋集卷第八終